



彈
詞
註

十一卷下起嘉靖終崇禎



明史彈詞卷之下

肅皇帝弟承兄龍飛嘉靖



憲宗長子孝宗次興獻王祐杭國安陸府生帝於興
邸時年十五武宗無子遺詔曰朕負先帝付託儲嗣
未建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燮賢明仁孝倫序當
立即遣官迎取來京即位改元嘉靖於是遣梁儲等奉
金符至安陸帝入京即位改元嘉靖是為世宗肅皇
帝有天台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為內外六十
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又有
請建世室監生汪淵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
師人語曰兩淵有兩口口闊大
如斗笑殺張羅峰引出一羣狗

崇祀禮主濮議嗣統紛爭

帝即位後即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尚
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授之曰此篇為據澄會公卿六十餘人上議漢
成帝立定陶王為嗣以楚王孫後定陶今上宜以益

彈詞註卷十一

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崇號則葉宋英故事以孝宗
為考稱興獻王為叔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其更
議廷和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為得禮不聽觀政進
士張璉上大禮疏曰時議欲考孝宗而叔興獻王者
拘定陶濮王陳迹耳議欲宋英頂立為嗣序當立非
是明為人後也今遺詔迎上入繼大統倫序當立非
為孝宗後也况興獻王惟生皇上一人謂皇上為繼
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今惟別立興獻王廟隆以帝禮母以子貴
尊與父同帝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帝遣司禮
監持疏送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後帝持疏
敕曰朕聞極無報今尊父為興獻皇帝母與獻皇后
廷和封還手敕於是利道疏論璉建議之偏乞將璉
戒諭不聽璉乃復為或問一帙辨析統嗣之具實至
左順門上之是時前後章奏惟張璉霍韜熊汝桂等
席部方獻夫議同其他八十餘人皆
如部議 張璉字秉用 以名與御諱同音賜
名乎敬永嘉人霍韜字渭崖諡文敏南海人

考獻帝皇獻帝疑絕孝後

不稱宗不入廟不悖尊親

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稱皇太后懿旨本生父
與獻王稱與獻帝母稱與獻后帝從之尋以婚禮將
行與獻帝后宜加與皇號廷和及禮部科道皆上言
加稱非是會清寧宮小室災廷和言火迫清寧後殿
豈與獻帝后加稱禱靈或有未協帝心動乃從廷和
議稱孝宗為皇考與獻帝后為本生父母而皇廷不
加矣都御史席書具疏謂宜定號皇考與獻帝別立
廟於大內每祭太廟畢仍祭以天子禮則尊尊親親
並行不悖吏部員外方獻夫亦疏言陛下之繼二宗
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具羣廟在稱帝而不稱宗
未嘗得稱帝者以陛下為天子伯稱與獻曰皇考別立
廟祀之二疏中沮未果上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言
大禮並獻席書獻夫議草疏與席方同帝曰此關係
天理網常於是廷和罷科道張翀等六十三人力爭
俱奪俸乃奉與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為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降中旨以書為禮部尚書復以
萼璉為翰林學士獻夫為侍讀學士谷應泰曰書與
獻疑於無孝宗皇與獻疑於躋武宗憑几彌留奉迎
人繼不能得世宗而延其嗣反名與獻而亂其統此
舉朝所以沸騰也不知太廟者承統之地皇而不廟
者有異稱宗者繼統之名皇而不宗者亦殊不入廟

彈詞註卷十一

哭震闕爭本生怒興大獄

則地不偏不稱宗則名不嫌曲體罔極之私情無礙
朝廷之大統乃世宗尊為天子必欲使之不王其父
與獻為天子父必欲與之共臣其子此則議禮諸臣
之過也 席書字文叢桂 萼謚 文襄字子實安仁人
時稱孝宗為皇考與獻帝為本生皇考大禮已定總
蓍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曰本生二字出禮官正以此為
陰術皇上不察以為親親之辭不知禮官正以此為
外之之辭也疏入議禮諸臣與璉萼攻擊如讎帝切
責之或罷或速下獄帝采璉議屢遣司禮監至闕諭
毛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力言不可帝召紀責之曰
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惶悚退侍
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制章十三上俱留中金
獻民倡言必改孝宗為伯考矣孟春曰憲宗時尚書
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太后葬禮憲宗從
仗歸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
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

之孟春復相號名於是凡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帝問之使司禮監諭退不從自辰至午帝怒命司禮監誣姓名收繫詣為首者豐熙張弼等八人於獄慎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帝大怒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人於獄孟春等二十一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於是武定侯郭鄭會同璉書等獻夫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孝宗伯也宜稱皇伯獻皇帝別立廟乃詔諭天下敬皇帝曰皇伯考獻皇帝曰皇考毛紀字子維液縣人孟春字子元柳州人姚夔字大章桐廬人

悉追繫齊考訊二百餘人

初逮繫時有奔匿者至是悉追繫之併待罪者總二百二十人帝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王相等十有九人俱先後病創卒

奪官勅指罪魁滇南永錮

追奪議禮諸臣官敕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禮孟春等鼓舞朝臣伏闕喧呼

彈詞註卷一下

朕姑從輕處廷和為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侈市特宥削籍毛澄等奪其生前官職蔣冕等奪職閒居孟春發原籍為民其已正法典或編成爲民者不問楊慎廷和子也初逮繫下獄復撲之謫戍雲南永遠不宥慎竟死戍所毛澄字憲清號白齋崑山人謚文簡蔣冕全川人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成都人

信三奸偏喜怒翻案張寅

時彗星見東井東北行埽太微垣編修楊名上修省疏言吏部尚書汪鏐小人尤郭鄭奸回之性而陛下用之是偏於喜也言官終於廢棄是偏於怒也帝怒收繫械訊鏐疏言名與楊廷和同里思爲報復帝益怒命究主使瀕死無所指乃戍邊御史馮恩復疏曰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鏐方獻夫之奸不測臣謂孚敬根本之彗也鏐心腹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乞斬三奸以應更新之象帝怒逮即訊鏐欲殺恩字敬令長繫之及朝審鉞判曰情真應決都御史王邦相曰不可作俑殺言官帝聞此語停刑子行可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引奏帝曰忠孝乃出一家減死戍雷州先是山西妖人李福達更名李五倡彌勒

佛敎煽縣民邵進祿作亂進祿被擒供福達首謀福
達易姓名曰張寅挾重賞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為太
原衛指揮詭能燒煉丹藥出入郭勛家其仇薛良首
發繫獄証之者李景全等二十人代州知州杜蕙具
獄上布政李璋按察徐文華巡按張英皆如訊惟巡
撫畢昭謂張寅非福達反其獄未從上之法司於是
錄至復窮治之勛貽書囑免錄不從上之法司於是
都御史聶賢等劾勛通賊行囑宜並坐勛具服謝罪
而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令逮來京審問刑部尚書
顏頤壽於午門會訊良與命景全共指福達即寅疑獄
塞頤壽奏聞帝怒其偏徇命覆勛頭壽懼指為妄獄
帝大怒逮馬錄下鎮撫司掠並逮頤壽中有大學士
尊獻夫署三法司雜治之尊等搜錄篋中有大學士
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寺丞汪淵侍郎閔楷
及勛各私書詠別有囑英等顏及福達而勛專囑焉
璵等言寅為仇良所遂成反獄請罪各犯如律寅有
福達所在問官阿意逐宜大獄請罪各犯如律寅有
良証告論死李璋徐文華阿附巡撫殺人媚人給事
劉琦等挾私彈劾俱戍邊給事王科等六人扶同妄
奏俱為民頤壽及侍郎劉玉等都御史江潮大理卿
湯沐寺丞王洲等推劾不實太僕卿江元錫光祿卿
余才逞忿橫議並孟春閔楷仲賢等交通私書各革

彈詞註卷十一

職知州杜蕙勘問畢昭張寅俱免罪還職馬錄故入
人死罪未決充軍其陸績逮至給事常泰等戍邊寺
副杜鸞等為民御
史張英等俱閒住

豐嚴出拾唾餘配天祔廟

皇考獻皇帝先舉時祀不祀太廟揚州府同知致仕
豐坊上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宜建明
堂尊皇考為宗以配上帝上帝禮部議尚書嚴嵩上言
秋祀明堂以父配之漢唐宋皆然司馬光程朱諸賢
所論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
宜配獻皇至於稱宗之議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
者帝曰皇考稱宗不為過情嵩乃上言皇考侑饗允
合周道戶部侍郎唐胥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於
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亦聞
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祀配文王之祭移於武王也疏
入帝大怒下胥錦衣獄出為民谷應
泰曰議禮創自張桂嵩晚拾唾餘耳

稱睿宗改成祖九廟旋焚

帝因嚴嵩請又諭嵩曰太宗靖難功與開創同宜稱
祖以別之嵩遂上議曰宋真宗詔議大廟禮學士宋

湜議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皇考親孝宗弟宜奉皇
考於孝宗之廟又曰漢世稱祖者二高祖世祖光武
再造漢室故無二祖之嫌我文皇帝成鼎功莫大焉尊
稱爲祖聖見允宜於是奉太宗爲成祖獻皇帝爲睿
宗祔皇考於太廟享上帝於元極殿奉睿宗配享未
幾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須臾燬其
主延及成祖主亦燬遂及太廟
昭穆九廟俱災惟獻廟獨存

因禮定思更制纂修祀典

初帝諭修典禮全書張璠纂要略二卷以進云唐有
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所載皆儀文制度而已今宜如
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者必書備載聖
裁帝命付史館纂述七年明倫大典成九年大明集
禮書成帝方以大禮志羣臣有慨然更定制作之思
會給事中夏言請更郊祀引程朱之論以駁洪武時
合祀之不經疏入帝大悅賜言四品服織幣以旌其
志爰命廷臣集議郊祀典禮九年議孔子禮十年享
太廟議祧禮二月祈穀議禘行朝日禮建土穀先蠶
壇八月行夕月禮後又議明堂秋享禮至十五年纂
修祀典成自天地日月神祇帝王社稷及掃袷先師
先農悉分爲類成書首冠祀壇圖制及宸諭詩誦中
書禮儀禮器樂舞樂章末附諸王表箋羣王疏賀侍
讀學士廖道南撰禋頌九章以獻
道南字鳴岐蒲
圻人

聲詞註卷十一 下

五

張懋恭議孔祀見駁文貞

帝改張璠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孚敬奏孔子祀
典有當正者謚號章服籩豆樂舞配享從祀數事欲
革王號易木主損其八佾十二籩豆之禮下儒臣議
編修徐階上言王祀已久一旦不王衆以爲奪
孔子王爵易或難曉且袞冕章服顯然王度苟去乎
號勢必撤毀臣聞愛人者杖履猶加珍惜况遺像乎
國家廟祀孔子樂舞籩豆與天子同今將復司寇之
舊彛官殺樂恐妨太祖初制帝不懌出階延平府推
官

首揆孚敬議孔祀儒臣亡敢具同

瑣按
徐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疏上孚敬坐朝堂召階
至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高帝盡革岳瀆號而
何獨不革孔子乎敬避曰高帝少時作何可據階曰
明公議四郊何以力據高帝少時作孚敬頰盡赤曰
爾爲塑像應古禮否階曰塑像非古然旣已肖而

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云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列聖御容能必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階正色曰叛者斥階延平較明故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生階延平較明紀諸書於階疏外更多此一番辨駁故并錄之階後謚文貞

易題主更從祀公侯罷爵

乎敬復為孔子祀典或問上之帝嘉焉於是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孔子其配享四子仍稱復先儒俱罷公侯伯爵撤像題主祀之申張申黨二人存振去黨罷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元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林放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於聖公叔梁紇以顏無由曾點孔鯉孟孫氏程珣朱松蔡元定從祀改大成殿為先師廟秦冉孔子弟子荀况即荀卿趙人撰荀子二十卷戴聖號小戴乃德兄子也德號大戴有二戴禮行於世聖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劉向字

彈詞註卷十一

六

子政著有五行傳論列女傳新亭說苑等書賈逵通五經尤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馬融字季長茂陵人教養諸生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著春秋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何休字邵公任城人精研六經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除北新城太守王肅字子雍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易傳皆列於學官又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王弼字嗣輔山陽人杜預註見晉武帝向玉吳澄註康成北海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全又著天文七政論毛詩諸駁許慎五經具義凡百餘萬言又因何休好公羊學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盧植字子幹深郡人官尚書時立太學正五經文字植上書論之為儒宗鄭眾字仲師從父興左氏春秋仕至大司農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王肅等為之註然其間又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服虔字子慎榮陽人善春秋范甯字武子陳留人官豫章太守為春秋穀梁集解后蒼字近君東海鄆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大小戴禮皆傳后氏之

學也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居河汾教授著有禮論十卷續書二十九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續易十卷又為中說以擬論語門人謚曰文中子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歐陽修註見宋歐陽向下陸九淵註見本卷理學名下程珦明道先生父朱松文公父蔡元定字季通啓蒙一書係季通定葉稱西山先生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崇道教廣齋醮勅建真人

太監崔文以禱祀誘帝乾清坤寧宮西天西番漢經諸歌五花宮西暖閣各建齋醮至連日夜建祈嗣醮於欽安殿以夏言充醮壇監禮使道士邵元節與安人名入京禱雪輒應命為致一真人領金籙醮事給玉金銀象印各一敕建真人府都城西落成命尚書記刻之庭及皇嗣生錄元節禱祀功正一嗣教尚書給一品服俸天師張彥頤入賀加授禮部尚書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遂留京邸命建金籙大齋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帝賞賚天師有加

龜鹿瑞靈芝瑞天桃仙藥

彈詞註卷十一

七

永和玉知輿獻白鹿告鹿瑞於太廟總督胡宗憲獻白鹿再帝曰一歲二瑞天眷也告謝元極殿太廟又獻白龜二帝悅賜金帛彩衣謝元告廟未幾白龜亡帝曰天降靈物朕固疑處塵寰不久也禮部進四方獻靈芝千八百六十四方云士王金進五色龜芝帝夜坐御幄忽獲一桃左右方空中墮帝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典五日明日桃復降其夜白兔生二子帝益喜頃之壽鹿亦生二子羣臣表賀帝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手詔答之後御几及褥各得藥丸一謝太極殿告廟

陶仲文三孤爵求訪長生

方士陶典真一名仲文黃岡人少為縣掾喜神仙方術嘗授符術於羅田萬玉山邵元節徵時亦往來仲文家後元節貴幸欲歸會宮中黑青見元節治之無驗遂薦仲文試之宮中稍能絕妖帝寵異之憲駕南巡至衛輝白晝有旋風繞駕仲文曰當火讓之亦不免可謹護聖躬耳是夜行宮果災帝得陸炳負出明日敕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尋進忠孝秉一真人又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食一品俸後以大同獲叛人王三帝曰叛惡就擒實神鬼有以黜戮之加仲文少師餘如故前此大臣無兼總三孤如仲文

者後又加封恭誠伯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諡歲祿千二百石賜坐稱爲師及仲文死帝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徽奚鳳等往天下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後遺詔云朕祇緣多病過求長生

歸旋名張文忠十年恩遇

張桂在內閣言事相左出惡語科臣陸采等劾摠孽顛恣不法帝下敕暴其罪狀曰璵狠愎自用負國負民孽尤而效之當置典刑特從寬宥璵還家館居以需後用孽致仕霍韜疏列大學士楊一清二十四罪爲璵孽訟寃帝罷一清立名璵後行人薛侃請宗室留一人司香帝怒究主使太常卿彭澤以議禮與璵結驩詹事夏言數與璵忤澤微詞批侃使引言侃曰張少傅起我上者與言何帝釋言出璵二密疏示羣臣斥其伎罔著致仕旋遣行人召還後孚敬以疾乞休帝遣中使賫藥送歸及卒帝親按諡法以危身奉少謚文忠在閣十年雖嚴旨屢下而恩遇無比嘗以少師羅峰呼之孚敬爲舉子時聚徒教授於羅峰書院因別號羅峰帝手札于孚敬輒稱元輔羅峰最後呼以羅山又更號羅山

相嚴嵩贊元功廿載奸臣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嘉靖二十一年以禮部尚書嚴嵩爲武英殿大學士谷應泰曰嚴嵩相世宗盤踞津要盜竊寵靈凡二十餘歲考嵩驥貨嗜利帝號英肅竟稱魚水嵩遵何道哉惟佑贊元功帝心感嵩也又曰世宗清虛學道奸嵩擅權如二世居深宮而趙高柄國徽宗稱道君而蔡京專政後鄒應龍劾嵩帝曰朕以嵩贊元壽君故特優眷及嵩歸帝每思嵩贊元功意忽忽不樂

任納賄劾貪污寵優銀記

交城王絕輔國將軍表相謀襲嵩受賄請旨羅卒獲其籍以聞胥吏受賂者皆成邊高無恙共和王庶子惟愖與嫡孫懷燁爭立嵩亦受賄覆允王妃擊登聞鼓奏訴御史葉經劾嵩貪狀帝曰襲爵應否行所司勘之嵩安意任事勿以人言介意給事沈良材童漢臣等復劾嵩奸污南京科道王傑陳紹等論嵩父子同惡相濟開通苞苴動以千百計嵩疏辨乞休帝優詔百餘言慰留之賜萬銀記曰忠勤敏達賜其家藏璽書之樓曰瓊翰流輝奉元之閣曰延思堂曰忠弼

逐同鄉忌起復陰比謀傾

大學士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兩人同鄉言以謙
禮賢貴嵩謹事之言不為下嵩為禮部欲入閣言阻
之遂有邨帝在西苑齋居許入直貴人乘馬言獨乘
小腰輿帝怪之會言坐失旨當罷嵩造乘一真人革
謀特言言覺之囑所善者劾嵩時帝心愛嵩攻益力
益憐之留嵩慰諭甚至嵩因泣訴言見凌狀帝怒下
敕逐言科道以失職不糾降調奪秩者七十三人言
既逐嵩獨相同事者多罷去帝微聞其橫厭之乃詔
起言入閣且加少師位在嵩上凡所擬旨言不顧問
嵩嵩亦唯唯雖斥逐其黨不敢救父子世蕃為尚寶少
卿通賂遺言欲上聞嵩懼挈父走薛走言榻下長跪泣
謝乃置不發嵩父子恨之御史陳其學論都督陸炳
言擬旨令陳狀炳造言請死亦長跪而解嵩
知之遂與炳陰比日謀傾言而言不悟也

賜金幣嘉陣圖協謀復套

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因條八議部臣不能決帝
曰套寇又為內患銑奏具見壯猷兩部迄無灼見仍
令銑與邊臣協心同謀務求長策未幾銑兩督兵襲
擊寇遂出塞事聞帝嘉銑功賜金幣甘肅總兵仇鸞
不聽調遣銑劾奏之帝以鸞阻撓軍機奪俸銑復上
方略十八事並上營陣八圖帝嘉之下廷臣集議言

彈詞註卷十一

九

銑前後章疏皆可施行首相夏言力主其議 曾銑
字南塘江都人謚襄敏八圖立營總圖遇敵駐戰選
鋒車戰騎兵迎戰步兵搏戰行營
進致變營長驅復功收兵各圖

代報讐誣啓豐不顧生靈

俺答大掠遼西嚴嵩乘間奏曾銑開邊怙蒙夏言和
同附會以致誤國尚書問達費宋等覆奏言輕信曾
銑罪不可追詔奪言師傳致任逮銑勘問兵部奏俺
答與套寇謀襲延綏帝曰此曾銑開邊名之也嵩復
令仇鸞許銑剋取軍糧故倡復套以自解時嵩與
錦衣都督陸炳怨言鸞怨銑三人相結故因銑以傾
言刑部侍郎張瀚都御史屠橋與阿嵩言謂銑交
結夏言行數萬金囑蘇綱餽送妄議復套銑斬於市
逮言至京朱氏曰套地東距偏頭關西至寧夏且二
千里歷朝名臣李文達賈項襄毅忠王威寧鐵等皆
思滅此朝食卒以浮議紛紜貽患百年幸曾任其責
夏主其議出塞襲擊已有成效世宗乃不顧社稷生
靈甘心為嵩炳鸞等報仇使二人畢命西市為俺
答諸部所笑悲夫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謚文愍

聯襟禍陳平計獄成蜚語

夏言妾蘇氏父蘇綱少女適曾銑與言為睦讎綱出
入兩家傳銑復套之說夏遂主其眾萬等伏毒窺隙
而言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作漁家傲一闋
適黃泰泉至掀髯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詆罵未三日而禍作言上疏自
理云為萬所陷尚書俞茂堅以議貴議請皆不聽
竟坐與銑交誼律斬蘇氏請以身代不許帝亦無意
殺言高構蜚語流入禁中且以災異密疏引漢誅翟
成故事激

因香冠久積怒雨暗台星

初帝不喜翼善冠御香葉巾命尚方倣製沉水香冠
賜言嵩等言揭非人臣法服帝大怒嵩故冠香葉外
冒輕紗帝見果悅嵩因泣訴入謂及言論死刑尚喻
茂堅以議貴議請超給命三台星燦燦無他異下珠
冠事至言臨刑帝數起看諭阿附語猶及前不戴
華傳旨行刑旨出陰雲四合大雨西市水深三尺京
師語曰可憐夏柱州晴
乾不肯走直待兩淋頭

大同亂遼東變海倭猖獗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大同北距塞地平無險巡撫張文錦築五堡於鎮城
北徙鎮卒戍之為大同藩籬鎮卒不樂徙嚴令趣之
遂亂殺文錦命侍郎胡瓚討之瓚計擒首惡郭繼柎
忠等斬之繼父郭庖子糾胡雄等又亂巡撫蔡天祐
撫諭鎮城兵民索得庖子等四十人斬之王保等倡亂
又數年大同總兵李瑾浚濠急工役卒王保等倡亂
殺瑾總督劉源清督兵至諸卒訛言兵來屠城更據
城叛潛出漠北誘小王子入寇朝廷以侍郎張瓚代
源清總制瑋曉以禍福令獻遠東衛所斬一軍給十
人首級以獻大同復定舊制遼東衛所斬一軍給十
丁三人巡撫呂經清革止給一人又撤將吏修築牆
整督工嚴急諸軍大噪焚徭役簿籍執經裂其衣冠
值巡按曾銑按部聞變出榜安撫亂軍稍定朝廷召
經還經入廣陵治裝中軍表琦欲扣月糧為贖悍卒
於蠻兒不從率眾執經及璘囚首遊街窮辱備至
時撫順城指揮劉雄亦為其部卒王純所囚一如廣
陵統密刺遼陽三城諸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
李鑑等剋期擒捕於是遠卒趙劄見與於蠻兒王純
等二十四人同日捕獲事聞皆論斬日本古倭奴國
在東海中所統五洲七道三島為郡五百七十有三
自胡惟庸約日本伏兵貢艘中事覺卒誅太祖示後
世不與通然市舶司不廢後市舶改設福建浙江廣

東凡番皆至所主商家相率為奸利負其責倭於近
島坐索其負久之乏食乃出沒海上為盜以至海民
窮困及生儒失意者皆與為鄉導時寇沿海諸郡倭
勇而艱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大羣數于小
羣數百推微人汪直稱王號禍延三省朝廷先以彭
老生不下十餘帥偪稱王官家通番者不便相與
統巡撫浙閩統下令禁海貴官家通番者不便相與
誣誣劾統論死以都御史王忬巡視海道破倭於普
陀諸山尋改忬撫大同以李天寵代之忬去而浙倭
更得振矣又以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經初戰敗
劾會侍郎趙文華出視師而文華疏已上逮經論死
乃以胡宗憲代天寵巡撫浙海徐海誘擒汪直
浙患稍息後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福建人大譟謂
宗憲嫁禍閩廣警報日至給事陸鳳儀劾宗憲制籍
復逮宗憲詣浙宗憲自殺倭巢閩中擊尾七年總
兵戚繼光督浙兵至閩倭大猷合擊倭於平海衛
大破之及敗倭於仙遊同安漳浦等處入賊巢擒
斬略盡其逸出境至潮州者大猷又截
殺之倭患始息 宗憲字汝真績溪人

庚戌年俺答來逼困京城

彈詞註卷十一下

十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八月俺答狼台吉入犯宣府由
薊州入古北口掠懷柔順義直通通州巡按王忬具
疏請援京師震恐亟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提
督九門文武大臣十三人守一門檄名諸鎮兵勤王
俺答自白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民皆焚民廬火
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夫不殺令致
書多受語求入貢是夕德勝安定門北人居皆燬帝
在西內懼甚當時俺答無志中國所掠男女金帛滿
志捆載去欲奪白羊口不得出
仍由古北口故道出京師解嚴

賂移路假勤王遠營賞

仇鸞為宣大總兵初開俺答欲入犯惶懼無策有
養時義侯榮者說鸞持重賂俺答令移寇他塞勿
犯大同俺答受貨帶遺之箭鏃為信與之盟遂東去
義榮又謂鸞曰賊時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
鸞印伴奏臣偵賊東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以
宜應援帝壯之詔留駐居庸聞警入援俺答果由薊
鎮入犯帝益信鸞詔鸞勤王鸞以二萬人馳至都御
史楊守謙以保定兵五于至延綏宣府山西遼陽各
以兵至凡七鎮五萬餘人拜鸞平虜大將軍總諸鎮
兵賜襲衣玉帶上尊于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

脚一人以守謙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衛都城守謙兵少不敢擊賊城中人見之驚故遠屯郊外城中無從驗自謂擊賊耐戰不能回薄城帝謂驚遠出禦敵而守謙畏懦不出師遠守謙同兵部丁汝夔俱棄市及俺答歸至昌平北猝與驚遇殺傷千餘幾獲驚僅以身免乃更取平民首上功優詔加驚太保賜帛金

結脫開馬市五謬分明

俺答既歸仇鸞乃倡大舉北伐之議內實畏怯密遣時義結俺答義子脫脫使以貢馬互市為請俺答利中國貨幣投譯書宣大總督蘇佑求通市佑以聞帝命羣臣議鸞力主之衆弗敢異遂以兵部侍郎史道往大同總理互市兵部員外楊繼盛上疏言議開馬市不可有十一忘天下大仇二失天下大信三損國家大威四灰豪傑憤之心五懈天下修武之積六開邊方交通之徑七起百姓不靖之階八長敵輕中國之心九墮敵人狡猾之計十忘天下根本之謀且其謬又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修武何藉於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夫和果不可已安事戰馬况敵安肯以良馬市謬二或謂互市不已彼且朝貢

彈詞註卷十一

十一

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損資以奉寇益大矣謬三或謂敵和必不失信不知小信彼安肯守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成養寇禍甚於戰謬五帝連閱頽然之下內閣及禮兵部會大臣集議嚴萬等唯唯莫敢以為是鸞憤然曰豎子目不識兵宜其易之乃密疏搆之帝意遂中變下錦衣獄拷訊繼盛持論不變論狄道典史

藉互市撤藩離朝通篡寇

史道主管馬市俺答以贏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篡寇并贏馬掠去而敵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拒邊垣營堡俱壞戍卒盡撤敵入無復藩籬至是三寇大同李逢時請速備之乃詔罷馬市

收印綬繆棺屍誤國感寧

俺答寇薊州甚急成寧侯仇鸞佩大將軍印當出禦適疽發背不能出然顧戀印不肯上又無敢言易將者兵部尚書趙錦印事迫矣上言大將軍病偏裨令不行請假大將軍印自將兵禦之帝乃令收印綬上

之錦夜馳至營第收鬻印綬令總兵陳時代鸞鸞聞
志極死大學士徐階因密疏鸞通寇誤國帝大驚命
陸炳會法司擬罪奏鸞謀反律當追戮得旨
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皆斬沒其貲
時上已心知鸞奸逆命都督陸炳
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諸奸事恐無案驗不出
發會時義侯榮知鸞死事必敗出奔居庸關欲叛出
塞炳知之使關吏執以聞乃盡發其前後交通納賄
諸奸狀帝大怒下制暴鸞罪惡剖棺戮屍合
家俱斬詔告天下與徐階密疏謀國之說異

冠軍餉充餽送遷官蔭子

文管家武管家爵賞橫行

時嚴嵩用事寢格邊徼公行賄賂科臣吳時來劾嵩
令子世蕃頂政納賄致邊臣剋軍餉以充餽因受餽
而與之欺君如張經行五千金及聖斷不貸而詭為
賄卹王汝孝以三千而俸得遺戍蔡克卿以三千而
即轉寺卿楊順欺君三蔭其子吳嘉惠侵冒驟遷三
官邊事不振軍民困窮主事張翀劾嵩受賄報功侵
冒戶部錢糧十分之六以厚賄而得美官以餽金而
得與選家奴嚴年富將百萬主事董傳策言吏兵二

彈詞註卷十一下

十三

部選官持簿任嵩填發俗呼文選郎萬竄為文管家
武選職方邗洋為武管家宜罷斥以快人心帝怒各
連繫擬辟鄭曉執
不可乃杖戍嶺南

王宗茂徐學詩連疏負國

御史王宗茂疏論嚴嵩負國八大罪帝謂其狂率讀
平陽縣丞刑部郎中徐學詩論嵩貪黷無厭縱子世
蕃受失事李鳳鳴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郭琮金使
補漕運車乘樓船野載而歸帝謂其乘間報復下鎮
撫司拷訊斥為民
學詩字嘉言上虞人

藉考察傷善類陰中多人

時大計京官嚴嵩授指吏部中傷善類甚多徐學詩
疏中有曰凡論嵩者嵩雖不顯禍於正言直指之時
亦必托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給事王學
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今俱安在嵩如鬼如域人敢
怒不敢言者畏
其陰中之也

最可憐殺諫官行刑附尾

帝恩揚繼盛焉市疏皆驗乃自典史三遷至武選員
外繼盛感激思報妻張氏曰一鸞困公幾死今萬父
子百鸞也公休矣且歸耳繼盛不聽上疏論萬十大
罪五奸容曰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
賊不去而外賊可除者故丞相請誅賊萬當在剿除
答之先去祖革中書不設丞相而嵩以丞相自居是
壞祖制也罪一萬以擬旨竊弄威福羣臣感萬甚於
感陛下畏萬甚於畏陛下是奸大權也罪二皇上所
行之善必傳於人曰上無此意我議而成之歸功於
己是掩君美也罪三擬旨皆世蕃代票嵩以臣而弄
君之權世蕃以子而弄父之柄是縱奸子也罪四孫
嚴效忠冒功奏捷遂陞鎮撫是冒軍功也罪五逆孫
六俺答深入萬戒丁汝夔勿戰及速治汝夔猶許密
疏奏保是誤軍機也罪七郎中徐學詩以劾嵩奪官
矣考察而復行削籍是擅黜陟也罪八吏軍選除以
入賄爲低昂將官既納賄於萬不得入吏軍選除以
既納賄於嵩不得不賂百姓是失人心也罪九諂諛
欺君貪污率下習俗漸成牢不可破是壞風俗也罪
十然此十罪有五奸以濟之厚賄左右凡聖意所在
皆預知爲逢迎是皇上之左右皆嵩之間諂奸一以

彈劾疏卷十一

十四

趙文華爲通政疏至必先上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
萬之鷹犬奸二懼緹騎緝訪即與厥衛結姻是皇上
之爪牙皆萬之瓜葛奸三畏臺諫有言凡進士非親
知不得爲中行推官知縣非通賄不得與徵取是皇
上之耳目皆萬之奴僕奸四慮部臣有言乃將各部
有才望者結納之願皇上察其奸治其罪名問二王使
萬之心腹奸五願皇上察其奸治其罪名問二王使
之面陳重則置憲典輕則著致仕內賊去而後外賊
可除也疏奏帝怒命繫錦衣獄詰訊引用二王故繼
盛曰奸臣誤國非二王誰不畏嵩者獄具命杖一百
血令呈起下刑部擬罪每出朝審士庶夾道擁視共
指曰此天下義士又指其三木曰奈何不以此囊萬
頭嵩乃以縱寇不宥之張經覆奏疏內附繼盛於尾
帝覽之謂江南釀寇遺患遂下旨行刑是歲京城大
辟當刑百餘人詔決九人而繼盛與焉妻張氏疏乞
斬此始繼盛字仲芳號振山容城人諡忠愍

除吾湯猶不足沈鍊冤魂

先是俺答薄都城錦衣衛經歷沈鍊上疏請以萬騎
謨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邀擊其情歸

必大捷嚴焉寢格不報鍊乃抗言萬父子納將帥賄
田保安其里長老聞知鍊狀皆遣子弟從學鍊與語
忠義大節乃爭鬪萬黨以子為常又東芻為偶人三
目為林甫槍及萬而射之語稍聞萬父子銜之切骨
總督楊順故萬黨也適敵大入破應州諸堡順多殺
邊民施賊鍊怒讓之且賦樂府二詩順順大恚走
其私人白世蕃曰鍊結死士擊劍習射將以聞而取
若父子會萬容路楷巡按將出世蕃為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楷至與順合發捕諸白蓮教
通叛者寘鍊名籍中以叛聞取順旨殺之籍其家萬
于順子錦衣千戶楷遷太常卿順猶快快曰丞相萬
我賞猶有所不足乎取鍊二子在何所者杖殺之移
檄越逮其長子襄至日掠治且死會給事吳時來劾
順楷誤闕大罪襄得釋隆慶初詔褒言事者鍊宛始
白襄伏闕上順楷殺人奸狀給事時亮瓚以封事請
詔捕順楷論抵罪沈鍊
字純甫號青霞山陰人

一幅畫一首詩王忬票斬

宣大總督王忬有古畫云值千金嚴世蕃索之忬有
臨幅以獻有精於辨畫者往來忬子世貞家有所求

彈詞註卷十一

五

為世貞所斥其人知所與世蕃畫非真幅以語世蕃
街之忬先慰楊繼盛之死萬已含怒世貞又為之經
紀其喪弔以詩員外祗叔祺以詩告萬萬益憾之會
俺答犯大同入潘家口鄧懋卿以詩告萬萬益憾之會
方輅參忬禦邊無術萬票本王忬謂意為草授御史
入生靈被禍著錦衣衛擊解來京既至取供送部
議充軍復票旨從重議索刑部比失陷城寨律斬
遂見殺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太倉人忬之子也

祭海神總鹽政憑寵恣橫

倭寇侵掠江浙帝命趙文華祭告海神並察視江南
賊情文華既出憑寵自恣所有耻睡立即推仆百司
震懼財賂競進比倭寇焚掠尤烈及祀海還帝疑之
嚴嵩為文華保全計因倭報緊言於帝復遣之文華
再至而東南民愈困矣嵩又以私人鄧懋卿為都御
史總理天下鹽政漁獵民財懋卿巡行郡邑其妻從
行裝五彩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厨白金飾溺器飲食若流淳安知縣海瑞供帳
疏簡慈谿知縣霍與瑕清鯁不
屈族巡鹽御史袁淳俱劾落職

易腰帶進尚書怒因藥酒

造文華自浙歸行珍寶於嵩父子至入內室叩首嵩妻嵩妻勞苦文華謂相公尚不能為郎君易腰帶耶嵩主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帝曰嵩有是方何不奏我嵩聞之懼且恨名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曰無有嵩取疏示之文華謝罪嵩不令起呼左右拽出

伏阿奴軒橋下寶髻嫌輕

趙文華見怒於嵩日憂懼為乞憐於嵩夫人其見也憐之一日嵩休沐諸義兒咸候起居置酒堂上夫人上坐文華遙望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軒橋下酒中夫人曰今日舉家在座何少文華嵩喜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宛轉暴白文華竊望見遠走伏席前涕泣嵩勉留侍飲然意未釋也文華初賂世蕃金絲幕下具共姬二十七人皆寶髻一世蕃以為薄恨之乃為疏草使引疾歸是時帝方修元世蕃中有病語怒削其職子戍邊

嵩既耄倚東樓縱淫失寵

彈詞註卷十一 下
殿嵩在內閣凡御札下問或早或暮嵩羞而智昏多瞠目不能解世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上意又陰結內侍纖悉馳報每事先有以待帝蓋喜不能一日亡嵩嵩又不能亡其子也嵩政既久諸司以事請裁嵩必曰小兒議之甚曰與東樓議之東樓世蕃別號也世蕃益恣因大佚終嵩間飛札走問世蕃方捧諸姬狎容徵逐呼盧不甚了了亦不能得當如往時中使守直房迫促嵩引領世蕃議覆不至乃以意對故步皆失帝不憚頗聞世蕃浮縱心惡之几軍國大事悉諮次相徐階問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錄之類而已徐階字子升號存齋華亭人

道行叭應龍夢培壘樓傾

方士藍道行以玃得幸帝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玃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不能格上真中官與道行謀啓示而後焚則所答具如旨一日帝問輔臣賢否道行爲規仙對言嵩父子弄權狀帝曰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彼奉元久且彼誠不肯上真胡不極之詭曰上真極之則益用者之咎故留待皇帝正法既答報補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欲具疏未發一日夢出獵見高山射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

田有米草覆其上。一注矢拉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也。遂劾世蕃通賄諸不法狀。因及萬蔽賢溺子帝覽之心動命萬致仕。下世蕃於理。世蕃行金內侍云：應龍疏皆道行泄之並遠道行。下獄論死。鄢懋卿為囑法司量坐世蕃賊銀。戎番州衛子鶴鴻及爪牙羅龍文、牛信各戍家人。嚴年錮獄追賊。

逃戎伍治園亭巡江逮捕

嚴世蕃戍雷州衛。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仕歛賂藏匿。亡命會索州推官郭諫。臣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為潤疏言。臣巡視上起。疏入。江洋盜賊多入逃軍。羅龍文家龍文推世蕃為主。假治第聚眾至四千人。道路洶洶。或謂變且不測。疏入。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速捕。至京。潤下諫。臣捕世蕃。徽州推官栗祁捕龍文。並諭索州府詳具嚴氏暴橫狀。潤復上疏數世蕃父子罪。帝怒詔下法司訊狀。

倒海水幾激怒款段都門

世蕃下法司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聚黨竊議謂賄字不可掩。惟聚眾之說得削去。而填場。」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七

繼盛沈鍊下獄為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使人言於刑部尚書黃光昇。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卿張守直。皆依其言。具稟詣徐階。階議閱稟曰：「法家斷案。良佳。屏左右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當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言楊流正欲抵死。階曰：「沈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為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眾愕然。請更議。」

出袖稿扇戶書通倭謀叛

時眾請更議。階曰：「稍遲事。且洩當貽原疏。聞發。眾本謀以試上意。乃出一橐於袖中。曰：「前寫。摺印及寫本吏同來。皆曰：「已至。即呼入。扇戶令疾書。用印封識。世蕃自喜。計行不知。已吹疏上。但言其通賄。僧侈狀。且曰：「逆賊汪直。徽州入與羅龍文。姻舊。龍文招直。餘黨謀與世蕃外。投日本。世蕃班頭。牛信者。徑自山海棄。伍北走。擬誘至北。寇相為響應。罪死不赦。帝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法司覆勘。具實以聞。命下階。袖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至。私第具疏。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潛謀叛逆。具有顯。」

證請丞正典刑帝從之
命斬世蕃龍文於市

剪大款寫遺書一字無成

法司疏上世蕃雖善探不得知也及命下與龍文相
抱哭家人請寫遺書謝其父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
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愁者階
感額曰彼殺桂州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
其天也

極盛滿愧家奴蚤知禍作

嚴嵩用事家人嚴年者最黠惡士大夫呼為萼山生
生嵩末年有分宜令麻城入在京候嵩於私第坐旁
室中俄有一家奴從內出令見而起奴乃叩首令前
令驚曰若何行此禮奴曰我主盛滿已極且夕禍作
如輩皆不免此時得公寬插楚足矣為歡忘未久
嚴氏敗令治其家衆是奴亦在治中令識其人特釋
之此奴賢智
過其主遠矣

殺人子好殺君戎首儉王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大

谷應泰曰嚴嵩下有殺人之子上事好殺之君二十
七年殺曾銑殺夏言三十四年殺楊繼盛三十六年
殺沈鍊三十七年殺王忬萬父子至此寧有死所乎
獨惜世宗明殺輔臣始於夏言明殺諫官始於繼盛
大禮之獄猶云母子之恩為其太甚
夏楊之誅乃以儉王之相甘為戎首

楊英婢險縊殺天河釣叟

帝幸曹妃宮既寐官婢楊英以組經帝頸謀弒有張
金蓮走告太后馳救得免並曹妃誅之帝曰賴天地
鴻恩過除宮變驪朝天使七日帝自號天河釣叟命
羣臣賦詩其詩曰紅竿百尺倚橫流獨汎仙槎開斗
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鈞撒開煙水三
千丈坐老乾坤八百秋相見玉皇如有問絲綸今屬
大明收獨為
補旨賜脫

薄三倫甘受詈老不回心

戶部主事海瑞疏曰陛下一意修元二十年來法紀
漸弛名器日濫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
疑誹謗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夫婦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
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賦役日煩萬方懸磬諸臣猶

修齋黷相幸退香天桃天藥相繼表賀營繕宮殿差
求四出無一人爲陛下言者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
堯舜禹湯下歷漢唐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仲文
而仲文已死彼既不能保其身陛下何獨神其術乎
疏入帝覽之怒甚投於地曰復取再讀疏竟留中帝
一日達諸宮婢官婢相語曰皇上受訾海瑞不臣忿
於吾儕耶帝聞之傳旨海瑞器主毀君悖道不臣賢
六十錦衣衛收訊海瑞瓊州人字應麟又字休賢
號剛峰
謚忠介

方堯舜號堯齋又加道號

帝每以堯舜自待羣臣亦以堯舜諫之自號曰堯齋
又自上道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
如號九天宏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
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元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
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三元
誣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

自追思增愧恨誑惑姦人

帝遺詔曰朕奉宗廟四十五年享國長久累朝未有
祇緣多病過求長生遂至姦人誑惑祈禱日舉土木
歲興郊廟之祀不親朝講之儀久廢邇者
方圖改轍遽嬰痼疾每一追思惟增愧恨

雖能悟詐傳旨箕書鉛藥

陶仲文徒胡大順先以事敗斥去乃僞造萬壽金書
一帙詭稱呂祖箕授者用黑鉛取白名先天玉粉左
命其黨何廷玉賈至京因藍道行徒藍田玉通內侍
趙樞獻之帝曰既有箕書扶箕者何在田玉等遂詐
傳旨徵大順進京更名胡以寧帝知爲大順惡之以
問徐階階曰大順小人田玉乃世蕃黨妄進白鉛其
意尤重收大順等誅之

究竟是餌仙方燥熱身崩

先是王大任奉命招至方士王金等以修鍊幸僞造
諸品仙方及以金石藥進御其品詭秘不可辨皆非
詩農本草所載大較以強健腸力爲主性極燥熱帝
服之火發疾甚帝修元西內至是還乾清宮遂崩

莊皇帝遺詔立誅方士

世宗崩遺詔云皇子裕王仁孝天植即皇帝位勉令
修德建言得罪諸臣存者召用沒者卹錄見監者復

職方士各正典刑於是世宗第三子裕王戴廬即位
改元隆慶是為穆宗莊皇帝削奪邵元節陶仲文官
爵誥命下方士
王金等獄論死

錄建言榮存歿三等加恩

吏部奏先朝建言諸臣如沈鍊徐學詩等三十餘人
宜遵詔錄用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十餘死者復職贈
蔭諭祭若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
者復職贈蔭若楊最等璋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等
三十八人尚書熊煇李琦仙御史楊爵劾權貴雖罪
止罷黜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
者一體卹錄 楊爵富平人

杖內使繫張恩仁明獨斷

內使許義拔刃嚇人財事發御史李學道不俟參提
執而笞之內使百餘人奪挺毆之帝知之杖為首百
充軍餘杖六十戶部李已劾崔敏傳買金瑤科擾紛
紘帝杖已繫獄時內犯張恩亦繫獄給事舒化請釋
已恩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繫獄如
故始法司意恩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

俞然謂仁明獨斷
左右不得與也

聖訓註卷十一 下

二十

釋田劉傳特旨賄滅情矜

副總兵田世威叅將劉寶失陷山西石州論死繫獄
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鹵執奏二犯有何
皆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命請仍
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吳瑞登曰石州之陷非
細故也田劉失律非輕罪也昔以法司論死今以特
旨減死非定法也必其賄賂有靈故忽有此詔耳

出體乾綱李芳不知罪狀

先是內降戶部采買珍珠金玉尚書高暉即時召商
收買凡貴近之家以伴當為商人交送戶部倍價取
財用紬乏請停采買疏至文思房不執行又上疏言
回體乾復令賈往吏被毆逐將原本送內閣李春芳
令詩體乾面諭不必土本本未進呈忽內降著開住
太監李芳每以直諫忤旨同輩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帝命緹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芳罪狀
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無禮第
錮之繫獄二年發充南京淨軍

杖廷臣違直諫詹鄭石星

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取戶部銀供造鼇山修理宮苑
花欄龍鳳鞦韆架監樞玉盆之費使羣小因而乾沒
為聖德累不小帝怒速杖百編氓尚寶丞鄭履淳陳
時政略曰時方多故百姓怨嗟物怪人妖天鳴地震
正微臣痛哭流涕之秋皇上卧薪嘗胆之日也諒陰
已三期矣曾名一大臣質一講官納一諫士乎回話
屢懲內批突降言涉宮府輒肆阻撓權在私門牢不
可破疏入養聖躬勤聖學勤視朝速俞允廣聽納察
人心疏曰帝怒命廷杖削籍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部郎
讒譖帝怒命廷杖削籍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部郎
穆文熙星友也恐杖斃乃義白緋
帥而身披蔽星且掖以出得不死

高新鄭徐華亭輔臣立具

高拱新鄭人徐階華亭人向在內閣帝即位初錄建
言誅方士諸新政階俱遵遺詔行拱非之謂是暴陽
先過遂與階有隙一日謂階曰公在先帝時導以齋
詞求媚宮車甫晏駕而即倍之又結言官而必逐其
舊邸腹心之臣何也階曰公悞矣言路口多我安能
一一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先帝欲使恩自

彈詞註卷十一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先帝為齋詞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言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齋事可許
否此札今尚在拱頰赤語塞兩人隙益深陳建曰新
鄭收歎有無改於父之說不顧國事之是非而惟與
華亭立具輔臣不和無望君德之純
矣 高拱字肅卿號中元謚文襄

眾言官相搏擊塵矣甘心

御史齊康言徐階專權蠹國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
御等文章劾康為高拱門生聽其指使宜置之法通
政使海瑞言皆憂勤國事康乃甘心鷹犬搏擊善類
詔降康二級補外任朱氏曰嘉隆間言官多以私意
搏擊文貞文襄皆賢宰相康誣熾文貞陳瓚輩文章
劾之是矣乃稱係文襄指使是借康以動搖文襄也
海忠介所謂甘心鷹犬
者又豈獨一齊康乎

探囊篋起門人募讐具獄

科臣張齊劾奏徐階不諫先帝齋醮固位取寵階再
疏乞致仕去會漢陽知府孫克宏遣家人孫伍至京
克宏亦華亭人或妄傳為階所使韓楫計欲傾階至
伍卧內大索裝資探囊篋發篋竟無所獲更引克宏

他事極言詆階高拱銜階不已使給事張博論階三
子罪行巡按速而起其門人前蘇州太守蔡國熙擢
為蘇松兵備屬之獄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
下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
子及家人者有賞於是凡生平賅階三子者皆前探
金不己而奸駟小人無故而挾之亦得所欲去階大
困上書於拱其詞哀拱頗心動而國熙所具獄成其
長子璠次子焜氓其少子瑛沒其田六萬詔御史聞
之朝拱為旨認太重令改讞國熙變色曰公使
我在怨而自怨恩穆廟崩拱去位事得大解

兩三朝遞傾軋大堊承迎

時高拱與張居正同在內閣各負氣不相下吏部尚
書楊博謂居正曰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
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請如嚴嵩故事立賜罷黜支
堊疏論高拱不忠十罪名坐損可為殷鑒科曹大
大綸曰望風承旨迎合權要此近世言官之病曹大
堊以高文襄比之嚴嵩其為江陵鷹犬無疑矣居
正字時大號太岳
江陵人謚文忠

神宗立剛十齡國疑主少

一 聖詞註卷十一 下

三

穆宗不豫名閣臣高拱張居正高儀受顧命曰東宮
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拱等哭奏曰東宮
雖幼祖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輔佐不敢愛死穆宗
崩太子翊鈞即位改元萬曆時年十齡是為神宗顯
皇帝

拱被逐儀旋逝元輔江陵

時太監馮保居中用事高拱使臺諫交劾保必欲去
之使所厚語張居正居正陰洩之保言於皇后貴
妃曰拱欺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為功兩宮
皆錯愕保乃抑科道疏不遽達而擬旨逐拱名諸大
臣於會極門聽宣詔拱以為且逐保也使使約居正
入朝居正稱腹疾故徐徐進中官出兩宮與皇帝詔
曰告爾內閣五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
宮年少願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
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驚懼便令回籍問住不許停
留拱面如死灰汗徒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扶
出即日宣武門獻贏車立而附載緹騎高番踰踰
追逐喪厥資斧大臣賜居正御書大字曰元輔曰良臣
死居正為首輔帝賜居正御書大字曰元輔曰良臣

羣臣章疏不敢斥名亦第稱元輔帝手詔稱元輔稱太師皆盡古師臣之禮焉

擅威福攬事權慨然自任

張居正既登首輔事權獨攬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御史劉臺劾居正專擅威福獨罔上行私居正見帝辭政曰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訊伏地不肯起帝下御座手掖之藉居正具疏為解免杖奪職為民

築河堤蠲積逋利賴民生

先是淮揚諸郡苦水患及陵寢張居正上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水患即其家起用便宜行事凡築土隄石隄塞決口建減水閘踰年告成費不過五十萬金徐淮間延袤八百餘里雨隄夾峙河流其中不致南決又高家堰既塞淮不奔黃浦盡趨清口會黃河入海數十年弃地民可耕種居正請蠲積逋疏曰百姓一歲之入僅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能完累歲積逋乎有司往往將今年所徵

賈訥註卷十一

五

抵完舊逋即今歲所欠又為將來帶徵矣乞諭戶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逋悉行蠲免將見年正額責令盡完在百姓易辦在有司易徵是官民兩利也帝從之詔下中外大悅

勸法祖時納誨贊成君德

居正勸帝力行祖宗法度嘗因講畢言及建文出亡詩命錄進覽居正曰亡國事不足觀請錄皇陵碑及高皇御製集以上帝覽畢曰朕讀之不覺感泣居正曰祖宗當日艱難蓋以上帝覽畢曰朕讀之不覺感泣居正述聖祖微時事及即位勤儉帝愴然曰朕保洪業固法祖然尚賴先生輔導居正勸帝講學親賢愛民節用開經筵進講章進帝鑑圖說令翰林官分番入直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帝留意翰墨居正以為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係請屬儒臣以累朝寶訓實錄分創業艱難屬精圖治敬天法祖等四十餘則次第進呈居正隨事納誨帝嘉納之

平都蠻滅羅旁命將知人

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為郡其後諸葛武侯一討平之其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焚久

屯聚其中時出沒為寇蜀當事者告急居正薦兵部右侍郎曾省吾往討之時四川總兵劉顯以閩事為言官所持罪且不貸居正曰曉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閩專治之言者始解顯奮不顧身受曾方略凡六越月諸寨悉平擒斬無算俘蠻帥三十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面而還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獠窟穴其中世宗朝浪賊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三朝不可撲滅居正舉兵部尚書張雲翼督師討賊瀕居正曰今五指北三八寨諸獠雖乘間竊發要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部署十道進破諸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

任李戚鎮薊遼邊情指掌

居正以遼東總兵李成梁屢立戰功忠勇為一時冠請加顯秩以勵將士封為寧遠伯又以戚繼光為薊遼總兵官會遼撫張學顏報稱寇二十萬犯遼東前鋒先抵太寧帝憂之居正曰暑月非北騎狂逞之時必無慮既而繼光報謂部解散居正因解散臣使人密遼東告警臣已面奏其無事今報解散臣使人密

聖訓註卷十一下

二

偵則把都在巢駐牧所報皆屬虛聲臣不以寇不來為喜深以邊臣不知敵情為慮也兵部聞報張皇事已又寂無語乞諭兵部語以邊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又薊遼總督梁夢龍報土蠻大舉入寇居正請令夢龍駐永平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既而土蠻犯前屯夢龍成梁擊走之繼光字元敬號南塘登州

人謚武毅

命佳口視浙師亂戢兵民

時浙兵因減糧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遂倡辭擁撫臣吳善言窘辱萬狀責吳自書駁劄狀以庫銀二千作酒食乃縱歸明月二魁陽縛請受法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司謂知其狀姑好語撫之而具其事上聞朝廷以御史張佳口往浙視師無何市民變復作有上虞丁仕卿素與杭市大獐相結因夜役不均仕卿語大獐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靡而獨奈我何夫獐意動會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諸三木諸大獐遂啖眾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將薦紳免役者焚其第劫財帛以逞遂破臺使者門佳口方可嘉禾聞警促駕曰速驅之尚可離而為二也抵臺治事亡賴益洵佳口乃從數卒出迎謂之曰汝曹毋

反反則移六師至埃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衆以司夜
役告佳口即下令除之衆雖陽散垂夜復大掠佳口
乃名文英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壯士故不
畏死今市亡類爲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例汝爲
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且有賞即以汝曹例汝爲
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稱叛卒乎二黠魁
踴躍聽命遂前薄亂民大敗於萊市橋褚家堂等處
反縛詣臺者百五十人而仕卿在焉訊得倡謀拔刃
腰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放歸民亂始平佳口
復念悍卒猶未置法乃賜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
子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咸帖然
服密廉得倡亂者陳德勝七人曰汝故自折死今得
尺不貸斬之復捕文英廷用至曰汝故自折死今得
死晚矣又斬之而馳使通赦各營曰天子以爾有功
不盡誅今後當盡力爲國守禦軍民歡呼
浙自是無警矣事聞帝進佳口右都御史

十年內好相業史書彪炳

張居正於隆慶元年以禮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
四年進少傅六年進少師受顧命萬歷元年位首輔
加上柱國太師萬歷十年卒舊史載居正登首輔慨
然有任天下之志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

彈詞註卷十一

王

納十年來海內肅清用成梁繼光委以北邊攘地千
里荒外警服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
籌國富太倉粟可支十年同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
君德抑近倖嚴考成覈名實清郵傳核地畝一時治
績炳然江陵相才儘
好相業可觀惜相量不足耳

爲奪情跪索刃被議忘親

張居正父喪訃至帝手諭宜慰居正上疏乞回籍守
制有旨奪情視事居正再疏乞終制不允乃請在官
守制不造朝許之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各疏員
外艾穆主事沈思孝疏皆言其忘親貪位居正大
怒大宗伯馬自強曲爲解居正跪而以手撚鬚曰公
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居正
曰聖怒不可剛錫爵曰即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
未訖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
爾殺我錫爵趨出明
日四人同受杖遣戍

王大臣囑誣拱事由附會

帝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張皇白
右執之馮保立鞫之名王大臣問何來曰自戚總後

所來居正囑保曰戚公方握南北兵禁勿復言可借
以除高氏大臣既下厥隨有辛儒者與同寢處極款
厚因教之曰但稱自高閣老所來欲陰行刺即官汝
錦衣賞千金大臣如其教厥衛與騎已集高門矣左
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曰願以百口保高公吏部尚
書楊博曰願相公持公議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卹
高公耶取厥揭投博曰是何與我揭有居正竄改歷
歷有據四字守禮識居正筆納諸袖曰機密重情不
上聞先政府耶居正覺揖謝曰苟可效死不任乃以
馮保與守禮及錦衣朱希孝會審忽風霾雨雹不止
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如此耶不畏乎事無影
響而強誣之我輩他日能免誅謬耶天畏乎事無影
廠衛問事例先雜他日能免誅謬耶天畏乎事無影
我保問曰誰主使大臣瞪目曰汝教我我何識高閣老保
奪強再問何言高閣老曰汝教我我何識高閣老保
懼遂罷審密飲大臣生漆酒瘡之高老亦幸無虞將
大臣送法

司遂處斬

王大臣本名龍章竊主百戶章守

正金走三屯營投威總兵軍不中選歸遇賣劍者買
劔二刀一比至京竊衣服牌總以清晨入內府為
盜因假內使鞞帽衣服牌總以清晨入內府為

彈詞註卷一下

三

駕至龍驚走被執詰姓名曰王大臣發厥衛鞞狀得
刀劔二於衣中自言威總兵家人受繼光指與客呂
舉人祖望借來及逮祖望與對不驗則誣稱中官柯
西令其入內府行劫及不驗則誣稱高閣老拱令與
家人高本李寶同至京及不知姓名內使引入內謀
為逆及捕拱原籍並無所稱李寶高本內使引入內謀
高來至京與龍質前後所言殊不相覆乃送法司治
罪刑部郎中鄭汝璧恐龍妄指陰以藥瘡之對狀不
發一言斬於市是獄也人謂馮保實構之冀以害高
而江陵以人情不順故申救之高得免禍據此則江
龍拔誣拱賴江陵申救而紀事者以爲屬高氏誣江
陵以密欲漆酒為馮保書之不可盡信如此朱辨曰
居正與拱權位相軋拱去身為首輔則亦已矣若借
大臣一案欲殺拱事保此稱官野史曲意附會委罪
江陵非持

平之論也

因護喪知怒保兩借交傾

太監馮保惟逐高拱一事是其首惡此後頗稱持正
如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羣臣進頌保曰主上
幼冲不可以異物啟其好尋以白燕送出保每裁抑
內使不令預朝事人多恨之帝嘗與小內侍戲保至

即正襟端坐凡有賞賜非出保口無敢受者帝積不能平一日垂醉拔劍欲斬之保匿牀下賴太后救得免保求去江陵不可乃挾太后命令帝手書悔過詞以謝帝益銜之江陵歿始有劔保意左右知之以告監張誠護居正喪歸誠素見惡於保被斥至是遂撫居正交結保狀上聞李植等踵張誠之說劾奏保恃二罪借居正以傾保亦借保以追論居正帝曰朕待此疏久矣安置保於南京於是諸人紛紛報復追論居正結保弄權詔奪居正封誥贈謚

籍家產按珠寶滅門同叛

居正故隸遼王尺籍至遼王憲嬭淫醜多所陵轢有人告王謀反逮訊無反狀坐淫醜錮高牆廢其府居正售以爲第入竊忌之至是帝從遼府次如王氏奏請籍沒居正家產不及嚴嵩二分之一味連頗多諂曰張居正誣蟻親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聰私占膠遼地詔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膠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伊屬張居易張嗣修張順張書俱發煙瘴地面充軍有司勘其家屬長子欲修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曰居正家產抄沒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但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

彈詞註卷十一

毛

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帝詔有司官保全之時路王將婚太后言珠寶未備帝曰辦此不難近來廷臣無恥盡獻張馮二家今已抄沒入官其後竟無所得朱氏曰江陵功在社稷未可誣也及沒神宗惑於仇口忘其舊勳籍產滅門視同叛亂是神宗負居正居正不負神宗也

惑南臺誣血口大負忠勳

初帝賜居正手赦有精忠大勳言不能盡官不能酬之語至是惑於讐口如御史盧可宏追劾其歸葬有之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笑也且世宗自號堯齋神宗亦以命禹意屬諛君亦未可知乃南臺乘隙誣居正欲受禪啓愚爲謀主勸進仕途血口洵可畏哉

江陵逝初政衰申王寬大

初帝欲營建居正諫止居正沒即興工動費巨萬朝士更易殆盡居宮靜攝不視朝初政遂衰江陵者吳郡申時行太倉王錫爵二輔臣務爲寬大以兌人心而法紀弛矣臨御久而倦動生經筵久虛

極祀屢譖而政事怠矣 時行
字汝默號瑗泉長洲人謚文定

建言臣偏且亂枝節橫生

輔臣王錫爵疏言臣幸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人無擇
言言無擇官然言太煩則亂太執則偏太深則刻今
如賈豎紛爭雖有讜論亦將格而不入矣閣臣葉向
高疏言近日建言諸臣意見稍分藩籬遂樹株連蔓
引枝節橫生朝賢暮否好莠自口皇上無所可否聚
之使爭養之使鬪奏牘日多事端日起 錫爵字元
馭號荆石太倉人謚文肅向高字量幼號臺山福清
人謚
文忠

立名節攻宰相殊卑國體

時廷臣自負氣節每與政府相抗給事段然首論內
閣王錫爵朱廣擅權亂政何士晉論錦衣都督王之
楨為輔臣爪牙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
章論錫爵賡奸狀俱不報朱熿曰張江陵沒後南北
臺諫不問是非不問賢否專攻宰相意謂欲立名節
當自清官禁始欲清官禁當自攻宰相始賢如申文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定王文肅朱文慤直指為權奸部司諸臣明知其誣
慮及併噬不敢辨白朝廷亦知其誣避其激語疏竟
留中使言者益橫國體益卑人心風俗愈不可問也

爭國本滋激聒立愛疑心

帝恭妃生皇長子鄭妃有寵生皇三子即命進為貴
妃給事姜應麟等以鄭妃生次子恭妃誕元子不宜
反令居下帝怒謫之諭閣臣曰彼疑朕廢長立幼先
揣摩上意朕豈以私意廢公論耶員外沈璟主事孫
如法言恭妃有元嗣未聞進封所以不能無疑
帝亦怒謫之申時行疏請冊立東宮不允於是科道
王三餘等各請建儲不報中外謂帝許鄭妃以立愛
言者紛紛帝曰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令將三子一
并封王以待將來無嫡立長羣臣譁然曰三王並封
名分何辨乃攘臂大呼連章累牘曰爭國本綠此迫
脅輔臣挽回成命疏請停冊請皇長子出閣預教
帝又欲皇三子一併行出閣禮錫爵復疏爭之閣臣
趙志臯張位亦言皇三子決該少遲帝從之兩京九
卿科道合辭復請立東宮鄭貴妃弟國泰亦特疏懇
請帝諭曰皇子體弱稍俟年月長幼之序豈有搖動
鄭妃嘗請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諭卿等知之今

天宮陳奕照不置款語且看十四年至今未有一年
一月一日之不激語者此輩離間我父子以成已實
直圖報之逆志子乃朕子諸臣以言激朕欲朕之疾
劇平至萬曆二十九年帝從弱臣沈一貫請乃冊立
皇太子常洛為皇太子次子常洵為福王常浩瑞王
常潤惠王常瀛桂王後皇后病不起羣情疑鄭貴妃
必為后及皇后崩中宮
久虛貴妃竟不進位

編廢立續妖書憂危竑議

山西按察使呂坤輯閩範國志一書鄭國泰增入后
妃部始漢明德皇后終鄭貴妃給專戴士衡言律逢
迎該廷語侵貴妃全椒知縣禁王衡先請立東宮疏
內有皇上不慈皇長子不孝皇貴妃不智語貴妃聞
之訝於帝會有援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編成一書
名曰憂危竑議內刺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衛承恩
等咸黨疑其書出士衡手承恩疏辨並奏士衡擅造
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衡以激上怒因並遣戍及太
子既立又有造妖書云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謂
秉官不得已而立故從官不備寓後日改議之意其
特用朱賡廣者更也內外官附賡者文則戎政尚書
王世揚巡撫孫瑋總督李汶御史張養文武則錦衣

彈詞註卷十一

无

都督王之楨都督僉事陳汝忠千戶王名世王承恩
錄去指揮僉事鄭國賢又有陳矩朝夕帝前以為之
主沈一貫右鄭左王視福避禍他日必有靖難勤王
之事史料給事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刊其
書一夕間自宮門至獨巷皆遍及明舉朝失色莫敢
言朱賡以聞帝大怒令嚴衛搜緝務得造書主名償
校塞路大
聞吉密

得生光方免坐沈郭諸君

先是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相許越奏奎非楚王子
禮部侍郎郭正域江夏人右宗人正域係閣臣沈鯉
門生鯉又右正域尚書趙世卿等皆言王非假給事
姚文尉等疏論正域修怨謀陷王帝以王為真罷正
域官沈一貫亦以楚宗事恨正域及鯉於是給事錢
夢阜論妖書直指為正域與鯉所造御史康丕揚起
而佐之正域方守凍潞河發卒圍其舟捕其僕隸亂
縲十三人又捕正域舍人毛尚文等拷訊無所得還
校且環進鯉第迫脅不堪時選識林連長安中無敢
偶語最後得錦衣百戶崔德緝順天黜生激生光生
光性險賊善脅人財造成大同獄歸不悅猶脅鄭國
泰金廷訊時御史沈裕恩無所歸獄厲聲折生光從

重論生光歎曰朝廷得我結案如一移口諸君何處
求生遂誣服生光論斬帝加等以謀危社稷律磔於
市妖書實非生光第其人可死故人不憐之後中書
舍人永嘉趙士禎疾篤自言爲此肉碎落如磔越
音低正域字美命號明
龍沈鯉字龍江歸德人

正宮中憂鬱疾風聞臆度

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
致疾陪危不保臣得風聞言事蓋孝端皇后撫育諸
子有恩帝以賢相敬重惟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爲
帝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帝震怒下錦衣衛
治訊

忽張差棗木棍面諭慈寧

萬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持棗木棍撞入慈慶宮打
傷守門內官李鑑直至前殿簷下衆執之皇太子奏
聞命法司提問巡城御史劉廷元奏犯名張差口稱
持齋討封迹涉風狂貌似桀黠刑部郎中胡士相等
審差供被李自強等棹差柴草氣憤來京聲冤從東
進不識門徑路遇二入言無憑據如何進拿槓子一

彈詞註卷十一下

三

條便可當作冤狀差氣忿失志顛狂遂拿棗木棍復
從東華門直至慈慶宮門首被擒合依宮殿前投磚
石傷人律斬立決擬牢主事王之棠奏臣散飯獄中
見張差非風顛人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知
姓名老公到京有不知街道木棍頭至厚載門進
走一遭撞著便打殺我打倒他老公多遂被縛小爺
宮門上守門官阻住我打倒他老公多遂被縛小爺
福大又拾有棍多人衆等情其各犯姓名不說乞赦
會問郎中陸大受疏言青宮何地變豈無因內有奸
戚二字帝惡之與之衆疏俱不報行文薊州確查知
州具言其發顛始末諸人再審差供馬三舅名馬三道李
官胡士相等十八人再審差供馬三舅名馬三道李
外父名守才不知姓名老公是修鐵瓦殿雇保不知
街道大宅子是住朝外劉成三舅外父常往保處送
灰保成和三道等偏著我來說打上宮中見人便打
成語給事何士晉言事涉宮闈揚見勢逼時語多涉
戚臣鄭國泰且侵貴如國泰開口論昨有風顛張差
寧官皇太子侍帝命百官皆前出論昨有風顛張差
闖入東宮傷人外庭遂生枝節誰無父子兩等乃欲
離間吾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抬情止將本內入犯
張差雇保劉成即時處死其餘不許波及一人因執
太子手示羣臣曰此兒極孝我極受惜他又以手鈞

太子體曰從六尺孤至今成大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彼時更置至今長成又何疑耶願問太子爾言何語與諸臣言之太子曰似此風顛之人決了便罷我父子何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語因令羣臣出我為不孝之子帝悅連聲重譴東宮語不忠之臣使我為於市會訊保成主使嚴訊不承東宮傳論從輕擬罪尋舉朝喧然於內庭夏允彛曰挺擊車之案詢差言甚悉舉朝喧然以為國威有專諸之意而攻東林者云上於貴如盛時曾許立愛晚愧言之不符因勸貴妃廣修佛事助銀十萬建祠二瑞以為磚瓦亦不若置人忌之焚其薪差訟於瑞被責差以產破薪焚訟又不勝憤憤持挺入宮欲告御狀不意闖入東宮諸臣危言之使東宮免意外之虞斷不可少乃劉廷元輩必斥逐執法者何歟

責國泰保疎虞鄭妃泣拜

先鄭國泰具揭自白何士晉復奏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威兇鋒等語並未直指國泰主謀國泰遠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乞將雇保劉成拷訊如供國泰主謀臣等執法討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

彈詞註卷十 下

三

不能庇設與國泰無干請與國泰約嗣後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國泰保管稍有疎虞即便坐罪語雖不倫帝亦不問是時貴妃危懼訴與帝命自拜且泣帝亦掩泣為斃二瑞以解

據風癩主挺擊易世紛爭

先是薊州知州戚延齡具陳張差致癩始末諸臣據為口實以風癩二字定為鐵案矣惟王之案陸大受何上晉力主挺擊辭連宮禁及事寢科臣徐以吉臺臣韓浚糾之案特黜為民補士晉於元大受以大計黜去嗣是互相攻擊歷泰昌至天啓元年御史魏先縉上言張差挺擊之謀打死小爺之逆稍有入心宜請劔殺賊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青宮偏用之恨不附已寧寬賊徒而罪之案天啓二年之案諸奸恨胡士相主風癩者也堂官張問達調停風癩者也先允風癩後寬奸宄岳駿聲等同惡相濟五年御史楊維垣劫張差一案云君臣之間以理喻不以勢激之宋誣皇祖負先帝先帝之危不以張差之一挺激之危於之宋之一激岳駿聲復申挺擊始末疏入駿聲

起用削之案籍逮訊追
賊之案竟以重譴死

顧憲成倡講學東林黨議

從此後相傾軋五十餘春

自國本論起言者皆以早建元良為請內閣申時行
王錫爵皆婉轉調護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錫爵語
文選郎中顧憲成曰所怪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
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遂不
合然時行性寬平所斥旋加拔擢歸講學於東林故
才自許不為人下憲成不合遂謫歸講學於東林故
楊時書院也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流蹇諤自負
與政府相持附一貫者科道亦有人而憲成講學天
下趨之一貫持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是為
東林黨議之始自是南北科道互相攻訐至不可問
給事朱一桂御史徐兆勳疏稱憲成講學東林選執
朝權結巡撫李三才傾軋一時孫丕揚等角勝附和
京察盡歸黨人不報自萬歷二十二年起言官攻言
官大臣攻大臣更相傾軋垂五十年 憲成字叔時
號涇野無錫人謚端文一貫字肩吾
號蛟門鄞縣人丕揚字叔孝富平人

彈劾社卷十一

齊楚浙攻道學當關虎豹

時秦疏一槩留中無所處分惟言路一糾其人自去
不待旨也臺省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
之名齊黨元詩教周永春韓浚為首燕人趙興邦紹
附之楚黨官應震吳嗣稱浚為首蜀人田一甲徐紹
吉輩附之浙黨劉廷元姚宗文為首鄉人商周祥董
元儒輩附之他如劉文炳房壯麗等及南京周達孫
光裕輩相應和務以排東林攻道學為事因為小東
大東之說以東宮為一人其議羣起力攻不遂不止大
僚者悉目為邪黨偶一人異議羣起力攻不遂不止大
僚路帝二十餘年不御朝考選候命者八年不下惟此
諸人久居要地籠致後進令入其黨銓部大臣非齊
楚則浙人如趙煥鄭繼之李銜年皆七八十餘他方
之士不得並進而詩教興邦應震嗣亮廷元宗文勢
尤張時人稱為當關虎
豹天下清流放廢殆盡

厭章疏置高閣一聽沽名

時廟堂水火紛如聚訟帝厭惡之斥逐相繼持論者
愈堅乃一切置之高閣即有指斥乘輿亦不動怒曰

不過欲
沽名耳

缺大僚都門道九卿無跡

吏部所推內外大僚疏一槩不報葉向高言九卿大僚缺乏尚書侍郎共止五人而戶部尚書趙世病將一載兵部尚書李化龍久病不愈刑部尚書沈應文工部侍郎劉元霖皆病篤只一禮部侍郎楊道賓尚在供職昨陪祭時眩仆壇中未甦都門道上幾無九卿之跡矣連疏請將原推部臣亟賜點用不報復請檢發原疏報曰補官請疏候朕詳覽檢發

推選官苦困守長歎河清

時銓臣推舉部堂久不點用大選官員因吏科無人掌印不得領憑困守都門六部皆虛曹各邊請餉無人發各處解銀無人收頗歷賀冬無人典禮者選清道待命八年吏部具題數十上杳無俞旨時有還清難俟人壽幾何之歎葉向高言諸人以不用不舍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不能効職下不能糊口年復一年徘徊躑躅因乞歸疏四十五上乃得請

彈劄卷十一

三

春獻策位主謀大興礦稅

萬歷二十四年京衛千戶仲春建策請開礦助大工命戶部錦衣衛各差官同春開採先是姦人王君錫奏開易州礦戶部尚書林材執奏山野之害盜之困寇之藪也乃止及新建張位為相主其事謂可益國無病民採之便而礦稅始起於是大興開採命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兩浙趙欽往陝西陳增駐山東高家領福建楊榮辦雲南邱乘雲駐四川李敬攝廣東郝隆劉朝用采池州陳奉領湖廣魯坤開彰德衛輝大璫雜出諸道紛然礦務之外天津有店租廣東有球權兩淮有餘鹽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荆州有店稅又有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遣中使肆誅求激變相尋

將諸省稅歸併礦使又命內監王忠稅密雲張燦稅蘆溝橋馬堂稅臨清陳增稅東昌暨祿徵鳳盧安徵常鎮橋邢隆稅沿江洲田是時礦稅諸璫橫肆毒虐掘墳墓奸子女利有贏縮均派官民責脅誅求人人痛憤於是馬堂激變臨清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

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侍郎
馮琦上言礦稅之害漢以張安民故火礮房矣粵以
李鳳釀禍欲剗刃其腹矣陝以委官迫死縣令民洶
洶矣兩淮以激變劫毀官舍矣遼左不報檢計蔡毅故碑
屍抄家矣土崩瓦解解官在旦夕不報檢計蔡毅故碑
皇明祖訓節略內開礦稅者為註疏二十二卷不報
三十三年馮琦復言礦使出而苦甚於兵稅使出而
苦甚於礦乃詔罷採礦稅歸有司馮琦字用蘊號
琢菴陸
朋人

已頻年水旱災蟲荒犬鼠

自萬歷十四年水旱迭見四方奏報無虛日北直河
南山山西山東陝西俱報異常旱災江西福建江南江
北俱報異常水災廟堂無策惟安撫流移禁戢攘奪
而已嗣是靡歲不然有獻上汪宗孝夢文皇召使治
水引見殿上左右以奏續上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
我東南百萬民命果於三十六年吳楚汪洋無際田
廬蕩然無存人相噉食各省連遭荒旱蝗蟲蔽天鬻
日石灰溝天鼓鳴空中有犬形者羣吠有聲又有異
鼠千萬成羣銜尾渡
江而南穴處食苗

彈詞註卷十一下

香

更兵驕哮煽叛播上飛文

寧夏哮拜以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拜雖請老多蓄
蒼頭軍會洮河告警拜請以所部三千人從征巡撫
黨馨惡其自薦給以贏馬拜快快去至金城諸鎮兵
皆出其下賊平馳還遂以承恩強娶民女為妾杖之
戕抑之欲坐拜冒糧罪有輒中外心恚睚驕橫馨每
二十適鎮兵請冬衣布花月糧久未給先鋒營劉東
賜拔撫署前鹿角作忿狀拜遂嗾東賜糾眾入帥府
白事總兵張維忠不能彈壓擁入軍門殺馨焚公署
收符印釋囚掠城中劫維標下張糧激變報東賜曰欲
稱總兵聽拜主謀總督遣標以張雲潼開承恩賜自
我降授官世守寧夏不者與奔騎馳潼關承恩賜欲
泉營狗中衛廣武河西望風皆席賚金帛誘套部著
力兎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駐牧勢大猖獗全陝
震動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驕蹇輕縱法所
居僭飾龍鳳擅用閩寺嬖小妻田取張並其母首屠
涇出之已飲田氏兄所乘醉封反貴州巡撫葉夢熊
其家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
請勦之蜀人以蜀三面鄰播撫按並主撫朝議行西
省會勘速應龍諸重慶對簿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
會徵兵援朝鮮應龍願將兵報效釋回遂抗不復出

時照復詣秦闕下巡撫王繼光一意主剿都司王之
翰軍覆大司馬以倭氛未靖欲緩應龍專事東方乃
再論贖輸四萬金革其職予朝棟以土舍受事應龍
仍論贖輸四萬金革其職予朝棟以土舍受事應龍
警劫掠屯堡勞餘慶司毛承雲標開據險督立巡
阡都孺焚劫餘慶草堂二司徧及興隆偏鎮都司各
衛團黃平屠重安司長官張熹家流劫江
津南川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其勢大熾

逐拜入絕套援功成灌水

大發兵征西夏都御史葉夢熊等分五軍攻之哮拜
自北門出戰欲親往勾套部副總兵麻貴等先登却
敵逐拜入城先是拜結套部奉河東西地圖套人聲
言已與哮王子為一家至是套部莊禿賴犯定邊小
鹽池又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檄麻貴偵
擊別遣董一元乘虛搗其部貴敗之於拜援遂絕然每
搗上味巢斬獲三元級套部驚引去拜援遂絕然每
攻城皆為砲石擊傷三因寧夏城西卑下定議水
攻決黃河大壩水灌城繞城築隄長千七百丈大治
船筏攻城決水浸北關城崩因陽調舟筏擊北關承
恩等果趨北關塵戰總兵李如松等潛襲南關遂畢
登承恩墮門斷塹守益固監軍梅國楨使賣油李登

彈詞詩卷十一

下

五

劉大刀平播亂黔蜀分城

者授劉誘承恩殺東暘自贖承恩與賊黨周國柱殺
東暘等懸首城上於是如松先登貴等繼之大城悉
定夢熊在靈州聞之亟令詰旦不滅哮氏者服尚方
承恩方謁國楨出叅將楊文執之如松急提兵圍拜
家拜倉皇縊閭室自焚乃從火中斬
拜首寧夏平捷奏獻俘磔承恩於市

楊應龍肆逆朝廷因征倭置之應龍督苗兵攻陷碁
江以碁江之三溪毋渡東川之東鄉孺立石為播界
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亦無意竟反
止爭界負險弄兵道並發總兵劉綎奉命總督李化
龍調川貴湖廣兵分道並發總兵劉綎奉命總督李化
龍委綎專制從碁江連戰破楠木山羊筒台三峒峒
號奇險賊穆照等盤踞綎力戰克之應龍子朝棟統
苗兵數萬迎敵綎身入陷陣苗大驚劉劉大刀至矣
悉潰走綎進克九盤入峽山關開為賊前門萬峯插
天中通一線從間道攀藤拔柵入遂屯白石萬峯插
龍國而壘此固賊所倚天險上國死守綎身先士卒
進克土城諸軍登圍破大城入應龍同二愛妾自焚
貢屍出縮羊獲朝棟及田岬鳳等搗賊平露布以聞

艇功第一劉應龍尸磔朝棟於市分播為二屬蜀曰
遵義府領州一縣四屬黔曰平越府領州一縣三

討關白援朝鮮碧蹄沮喪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僕也始為魚販後統倭渠關
白信長兵遂居關白職位如大漢大將軍號得主其
國其主山城君享奉不治事朝鮮金山與日本馬對
島相望時有倭戶互市知朝鮮王李暇灑於酒弛備
吉分遣其渠行長清正率舟師潛渡臨津分陷豐德
諸郡朝鮮望風潰李暇倉卒棄王京奔平壤途入
王京剽府庫八道幾盡沒請援之使宋應昌為路廷議
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命宋應昌為路廷議
員外劉黃裳贊畫軍前大將軍李如松為東征提督
師抵平壤鼓行至城下如松從小西門先登李如柏
等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煙蔽空倭大敗行長遁
環龍山斬獲及死於火者腥聞十里進復開城朝鮮
之黃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並復倭奔王京為
朝鮮都會咸鏡忠清二道為犄角頗據天險援師既
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
輕騎趨碧蹄館倭猝至圍之數重將士死戰自巳至
午矢且盡金鈞酋前搏如松甚急裨將李有昇以死
護刃數倭中鈞墮為倭支解會援兵所重圍入遂潰

彈詞註卷十一

三

而我精銳亦多喪失

日本封尉山捷劇演東征

先是朝鮮請援兵書石星募游客沈惟敬入倭關說
歸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為界李如松藉
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大捷平壤及碧蹄之敗頓師
絕域氣益索乃令惟敬往諭倭獻王京返王子倭果
棄王京移釜山浦惟敬歸自釜山同倭使小西飛來
請封貢石星一意主款各路封貢星令朝鮮疏請許
守廷臣交疏倭情未定請罷封貢使東朝總督顧養
謙奏貢道宜定寧波關白宜封為日本王有言日本
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歷可證者禮部議關白或
另擬二字帝竟準日本王號以楊方亨充正使同惟
敬奉冊往封封後方亨報從釜山渡海仍留釜山如
封即回和泉州然倭責朝鮮王不往謝後留釜山受
故謝表後時不發方亨徒手歸惟敬續投表文案驗
潦草不奉正朔無人臣禮適報清正已擁二百艘屯
機張營方亨始吐願未委罪惟敬弁本兵前後手書
進呈帝大怒逮星惟敬按問復議東征以兵書邢玠
為總督改府貴為大將軍俞都御史楊錦為經理主

事丁應泰爲贊畫時倭屯尉山貴等攻敗之清正奔
鳥山堅壁不出洋約降緩攻望行長來援行長亦慮
我襲釜營止以卒三千虛張幟蔽江上經理聞報即
奔皆潰棄輜重無算鎬貴撤兵還王京會同邢玠露
布言尉山大捷應泰聞敗慙惋詣鎬請示以內閣張
位沈一貫手書並所票未下旨揚揚鎬功伐應泰驗進
退情實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飾罪張
功帝震怒罷鎬聽勘位劄籍一貫會玉熙宮宦侍演
東征劇榮惑聖聽帝爲
之霽顏復召一貫入閣

棄歸勢貪天功方纔結局

東征師日久無功朝議撤兵會福建都御史金學曾
報平秀吉九月九日死各倭業有歸意貴等因水陸
乘勢夾擊倭遁錦山磯馮水爲之赤南海蕩平東征
始結局焉捷開題敘功次邢玠加太子太保挺貴四
帥加都督蔭一子鎬以前官敘用 金山用兵
一時文武幾
貪天功矣

戊午年撫順市覆沒援軍

彈詞註卷十一下

毛

萬歷四十六年戊午是年爲我
大清太祖高皇帝天命元年夏四月遣所部詣撫順市
潛以勁兵踵襲城陷執游擊李永芳用漢字傳檄清
河諭北關歸順遼撫李維翰趣總兵張承口移師應
援承口直前遇伏萬騎突出承口及副將頗
延伯游擊梁汝貴死之全軍覆沒東西颺動

起廢將催紅旗敗徵先識

特起廢將李如柏杜松以如柏總遼鎮兵松屯山海
關旋詔松與劉挺星馳出關加前遼撫楊鎬兵部侍
郎經略遼東賜尚方劍帝以援遼兵馬大集經略黃
報稽延恐師老財匱下廷議大鑄進兵時哲尤旗長
嘉善兵科趙興邦等發紅旗催鎬進兵時哲尤旗長
竟天挺出師日五星鬪於東方松垂發牙旗折爲二
識者預知
爲敗徵

四路兵師期洩盡壞長城

楊鎬登壇誓師分兵四路總兵馬林由靖安堡趨開
原鐵嶺攻其北杜松由撫順關趨瀋陽攻其西李如
柏由鴉鵲關趨清河攻其南劉挺由涼馬甸趨寬奠
攻其東期會二道關並進值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

松越五嶺關先期抵渾河既渡遇伏松血戰力竭而死渡河之兵無一存者馬林改由三岔堡出邊抵二百里克十餘寨入重圍夾攻遂潰縋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惟清河一路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千八百人亡失馬馳甲仗無算報至京師死者四萬五柏聽勸遣縋騎速鑄兵利參看得鑄喪師失地法罪難宥而曰未嘗私如柏也曰松故違節制也如柏未戰輒逃以令箭捨之說者謂令箭先藏如柏身託名傳自於師松言將領未協便大舉鑄不聽松乃投鑄兵部冀緩師如柏於關外邀回重責十棍已含陷松之毒矣如柏謂松曰吾以頭功讓汝松賈勇先登不知如柏布置姦人為松嚮道誘令入伏如柏先逃望援不至碎首淪沒縋亦血戰同時死敵實鑄與如柏合謀陷害壞此長城而曰松違節制松死不瞑目矣如柏雖先雉經尚當鞫斬楊鑄罪在不赦
諒京上
聲望

擢廷弼赴廣寧集兵守瀋

彈詞註卷十一 下

擢大理寺丞熊廷弼為僉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尚方劍經略遼東廷弼即日就道時開原鐵嶺皆陷廷弼率八百人抵廣寧受代馳赴遼陽設壇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先以瀋陽空城難守議守遼陽後以兵力稍集乃
主守瀋陽

請帑金十萬兩怎濟軍興

是時調兵十八萬歲需餉銀三百二十四萬運糧車三萬七千輛牛七萬四千頭兵部引征倭徼播例需銀三百萬兩不報朝議請帑金百萬救邊上諭內帑空虛止允十萬兩兵書黃嘉善率九卿糾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乃
允發四十萬兩

君不朝臣不講邊防吏治

帝在位四十八年自張居正沒後靜攝深宮三十餘年不一御朝不輕與臣下相接其時台諫頗得吐氣然不論邊防不講荒政不求吏治惟以風力搏擊為能結黨構難使大臣不樂魏闕而樂江湖邊帥不畏強敵而畏言
路幸至釀亂

弛紀綱立門戶禍亂將臨

輔臣葉向高言臣工輯睦共事皇上天下不難治也乃藩籬未破攻擊徒煩遂令紀綱為之廢弛邦國因而殄瘁如所謂秦人晉人楚人齊人浙人者門戶一分猜嫌四起循環報復禍亂之生將在旦夕漢唐宋黨人之禍原與國運相終始也

貞皇帝剛一月泰昌未改

借年號五箇月義重存親

神宗崩太子常洛於八月朔即位詔以明年為泰昌元年是為光宗貞皇帝至九月朔剛一月而帝崩熹宗立亦詔以明年為天啓元年詔已頒而禮科李若珪奏稱先帝雖僅匝月終止宜惜之先帝俱稱泰昌萬歷年號自今七月終止則既不礙萬歷之實數又不礙明年之稱元御史黃士彥議先帝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以中歲改元使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之議為泰昌之崩而存之也今天啓之明年已定泰昌

彈詞註卷十一

三

未登極發帑銀首停礦稅

二字在無安頓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夫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天啓獨忍於親而削之乎熹宗於是詔自本年八月初一以至十二月改元泰昌
帝未登極先以皇太子令旨將礦稅盡停止收稅內監馬堂等俱撤回又令旨發帑銀一百萬兩星夜解赴九邊犒賞與腳價五千兩沿途支用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戶部差官即發不許遲延

起廢臣名舊輔美政宣行

起用汪應蛟工部尚書董從儒工部侍郎鄒元標大理寺卿劉光復光祿寺丞周曰庠朱一桂並太僕少卿朱國祚南京禮部尚書馮從吾尚寶卿李宗延光祿少卿建言得罪諸臣王德光等三十三人並起為部寺官又諭閣臣朕思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宏才今國家多事之秋正賴輔臣協贊著差官名來又磁器屏風織造龍鳳一禁罷征皆美政也

四美進四枝軟文昇攻泄

帝於八月朔即位遺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命禮部查例貴妃進美女四人至初十日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遂不視朝羣臣問宏傳諭數夜不得眠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御史鄭宗言賊臣上書方從哲責以用藥乖方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用藥謬悞若此有心則蓋粉不足贖無心則一誤豈可再談

李可灼紅丸藥連進身崩

帝疾大漸連日召見羣臣於乾清宮諭冊封李選侍爲皇貴妃顧皇太子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方從哲奏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命宜可灼受帝喜稱忠臣者再諸臣藥進帝欲湯輒喘信命宜可灼受帝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坡少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食諸臣歡躍而退時日已午比未申可灼出輔臣迎訊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復進一丸亟問何狀可灼以如前對五鼓刻上賓矣諸臣趨進龍馭以卯刻上賓矣

彈詞註卷一下

早

方從哲輕票擬群情騰沸

時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誤下劫劑恐有情弊而方從哲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疏曰先帝煩燥火結宜清而不投於虛火燥熱之症豈不速之逝乎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疏入改票李可灼當先帝病革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子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而議者譙起矣於是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查明奏處劾奏從哲者益衆從哲自疏辨自請削奪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合張差加弒逆未免深文

御史鄭宗周言崔文昇包藏禍心往歲張差之變今日文昇復置不問奸人何所忌而不爲也給事惠世揚言文昇輕用泄藥從哲必加曲庇律之趙盾許世子何辭弒君之罪光祿卿高攀龍言文昇故用泄藥是明以藥弒君也往者張差謀逆鄭國泰主謀文昇爲鄭氏腹心罪豈在張差下乎禱向書孫慎行言可灼進紅丸乃從哲所進不知藥物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自傷與弑從哲無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
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給事魏大中言可灼之藥不
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邇之張差不明鄭國泰
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下部議尚書張問達等公奏用藥
道皆參劾不已乃下部議尚書張問達等公奏用藥
始未臣等共見共聞是時輔臣急迫倉皇弑逆二孽
何忍輕言但紅丸輕進從哲未能力止至處分票撥
則失之輕輔臣自請削奪相應為法任咎可灼應赦
法司究問文昇輕進大黃涼藥罪在可灼上矣應逮
文昇從重究擬已而可灼遺戍文昇仍擬南京以文
泰曰諸臣之攀髯之忠過於騷激無足怪者至谷應
昇可灼之不慎即比之王莽椒酒梁冀煮餅則深文
周內不無傷於好盡矣 慎行字聞斯號洪澳武
進人謚文介元標字爾瞻號南臯吉水人謚忠介

李選侍門幔中求封要挾

初光宗不豫傳諭禮部封選侍李氏為皇貴妃後召
見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速封選侍語未既選侍披帷
立呼皇長子入咄咄語復趨之出皇長子向上曰要
封皇后上不語翌日上崩後都給事楊漣疏選侍移
宮始末內云臣蒙先帝召見目擊當日情形敢不一
語憶先帝憑輓之言一及選侍選侍忽從門幔中手

彈詞話卷十一 下

忽

挽皇上而入復推而出云要封皇后夫君臣正相引
痛之時忍於要挾求封一旦事權在握豈僅僅虛名
足稱其意乎

擁嗣君入慈慶宮避乾清

光宗崩給事楊漣語尚書周嘉謨等曰選侍非可託
少主者急宜請見嗣君隨擁入宮移住慈慶為是漣
遂先諸臣排闥入哭臨畢請見皇長子選侍阻於爰
闕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抱詩出諸臣叩
頭呼萬歲皇長子曰不敢當羣臣請詣文華殿王即
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維賢掖右內侍李
進忠傳選侍命名選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
漣叱之共擁至文華殿禮見畢請即日登極不允諭
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曰乾清宮未淨殿
下請暫居此皇長子首肯至乾清宮後丹陛上選侍使
皇長子特諭廷臣內云朕至乾清宮後丹陛上選侍使
李進忠來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
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躬視入殮又阻朕於爰闕
若避宮不早則盈虛在手朕不知如何矣 一燝字
季晦南 昌人

慮武禍速移宮左楊過當

御史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大禮名分倒置宮而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倘及今不斷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將見於今速移置別殿下還乾清守喪則名分正矣至初五日選侍尚無移宮意楊漣上言登極已明日矣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復返下行官理此不可頃漣復往趨方從哲曰天子無復返下行官理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曰獨不念先帝舊寵乎漣怒聲徹大內選侍移居熾鸞宮夏允彞曰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自待左光斗遽疏言乾清宮非至尊不可居楊漣拉閣臣揭請即日移宮持論自正但中言武氏之禍立見於今差亦過當

賈具揭安選侍戰辨方輿

御史賈繼春以李選侍失所具揭閣臣揭言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以違忤先帝偏逐庶母如選侍之事寧惟職不忍言即通國之人長歎隕泣而願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乎縱云選侍原非馭德原有宿憾獨不

神詞註卷十一

聖

念先帝諭以選侍育有幼女款歡情事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愛姬乎願閣下委曲調護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給事周朝瑞以繼春揭謂其喜樹旌旗安生題目繼春復揭言保全選侍亦人倫天理非旌旗題目也朝瑞揭駁之曰安選侍者謂之是安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宗社何嘗不安何必待傾選侍以安之移宮原是正理何必移時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雖經莫訴御史王業浩上言先帝毓德青宮止孝止慈何以一女子之微致生枝節元黃之戰

操論者愛君心太苛太激

致群小借三案網盡東林

當時挺擊紅丸移宮立為三案名目各執成見植黨翻具黨東林者主三案攻東林者爭三案報復不已後懷宗元年侍講倪元璐疏論三案言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研變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未幾魏忠賢被入

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夏允彝曰東林據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顛言可灼無他意移宮太亟不失調停卒以此罪諸賢而瑤字玉汝號鴻寶上虞人

哲皇帝罪賈揭停封切責

光宗崩長子由掖即位改元天啓是為熹宗哲皇帝先是李選侍移宮之後賈繼春以選侍失所具揭聞臣帝下諭廷臣內云選侍臣崩聖母母使官眷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若衷外延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論御等知之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旨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朕皆隱忍今仍大膽欺天昂然肆辨目無君父奏內只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著照原揭回話繼春復上言臣因痛切先帝急欲劾忠皇上及捧讀聖諭乃知高厚曲為保全而狂愚猶妄有規勸謹備錄原揭回話帝以揭中無選侍雉經八妹入井二語著再回話吏部九卿科道公疏云繼春席葉待罪懇請優容仍下旨切責落職永不敘用

彈詞註卷十一 下

星

殺王安寵魏客妃又封膺

河間肅寧人魏忠賢初名進忠少亡賴以賭博受窘恚甚遂自宮貨緣入內宮辦膳帝先為皇太孫忠賢導之宴游甚歡因與太孫乳母客氏通客氏者故宗興民侯二妻生子國興年十八入宮二十而寡先宗立冊太孫為東宮忠賢充東宮典膳客氏力也光宗崩東宮居慈慶忠賢與李選侍宮使李進忠劉朝深相結時太監王安主持一宮事素剛正不肯受指使於選侍故朝與進忠以移宮恨安與閹臣同受顧命見忠賢侵權欲重懲之忠賢使給事霍維華劾安子勤令自殺安死忠賢遂無忌憚自掌東廠盡反王安所為會楊漣劾忠賢疏上忠賢益憤遂矯上命竟封李選侍為康妃帝寵任忠賢爵尚公賜印曰顧命元臣客氏封奉聖夫人

更反覆呂繼春移宮坐罪

名選臺臣賈繼春徐景瀛等繼春請早定爰書奉旨先帝升遐朕躬躬服揚漣左光斗安希定策申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不許康妃從容奉旨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健等稟

禮忘君犯上之道使非賈繼春疏揭明斥於前天牖
朕心補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於朕皇考且
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
連左光斗何敢於事

由增欵二十四忠烈攫鱗

左副都楊德疏劾魏忠賢云操其大罪之著者二十
四款為皇上陳之祖宗以票擬托閣臣自忠賢擅權
意旨多出傳奉壞祖宗之政體罪一劉一燝周嘉謨
顧命大臣忠賢交誼孫志論去不容不改父之臣罪
二先帝進藥之間實有隱恨討賊之孫慎行鄒元標
俱致之去顧於氣毆聖母之人曲意綢繆親亂賊而
仇忠義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俱陷之削籍去
不容正色立朝之直臣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
手握定直欲門生宰相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去歲南
太宰北少宰皆黜陪貳罪六降斥屢經朝薦文賜
孟等九人抗論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朝薦文賜
環罪七猶曰外廷臣子也傳聞官中一舊貴人荷上
寵住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
上不得保其貴幸矣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有喜
得封忠賢妃嬪矣罪九猶曰在妃嬪也官中有慶已經
能保其妃嬪矣罪九猶曰在妃嬪也官中有慶已經

彈詞註卷十一

習

成男乃繞雲流虹之祥忽化為飛星墮月之慘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
罪十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護持孤危者僅
王安一人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是不但
殺王安實敢殺先帝之老奴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拔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
間建立牌坊錢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塗地僭擬
陵寢而已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五侯七貴何以加
茲罪十三枷死皇親家人數命欲反陷皇親以動搖
三宮也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以爭煤密傷其坟
脈託言開礦處死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而竟置罪
十五伍思敬胡道以爭估牧地細事而竟置罪
草菅士命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傳其
罪遷使吏部不得銓除罪十七鎮撫劉橋不肯殺人
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鉅錄竟令削籍罪十八科臣魏
大中奉旨到任忽傳旨誅責及大中回奏復奉旨供
職煌煌天語提起汝倒罪十九東廠自忠賢受事難
犬不寧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傳繼教投匭設阱片語
違忤駕帖立下如近逮汪文言不令聞知閭票而應
星等造謀告密不已當年汪直恐未至此罪二十前
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

露避去假令宗功事成不知九門生靈安頓何地罪
二十一日制不畜內兵忠賢創立內操安知無大盜
刺客竄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寒心罪二十二
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人以為駕幸及歸改駕四
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已儼然乘輿矣罪二十三
極則驕恩多成怨禍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射殺
其馬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介介不釋
從來亂臣賊子止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奈何
養虎兇於肘腋聞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罪
二十四凡此逆迹內外皆不敢言即或敗露有賴上
表聖夫人為之彌縫故內外知有忠賢不欺不欺有
即如忠賢前往涿州一切事情必馳請票擬待回始
敢批發天顏咫尺不容裁決而馳候忠賢於百里之
外事勢至此皇上威靈尚尊於忠賢耶疏入忠賢泣
訴御前辭厥務溫諭慰留閣臣魏廣徵素結忠賢附
為申奏或專或合不下旨餘賁無不危悚感激俱
嚴旨切責楊澍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謫忠烈

始傳櫪發難端徐曹獻說

刑科傅櫪疏叅僉都左光斗吏科櫪大中交通內監
王安引中書汪文言為腹心招搖部市攬泊陞遷詔

彈詞註卷十一

望

下文言於獄革職廷杖陳建曰此世道治亂人心邪
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增羽翼已成蒙視外
廷惟此耿耿數人觸眼礙手羅之以去而後可以准
吾所欲為故借文言為用而櫪首發此難端也大理
寺丞徐大化論楊澍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父
逮汪文言至併鞬之工部主事曹欽承稱忠賢為父
以媚增劫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
尊素魏大中等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文言為証一時
梁夢環李魯生等各獻諛入告而
追賊嚴比等旨俱自顧秉謙出之

夢環疏文言逮胎禍諸紳

御史梁夢環追論汪文言奉旨文言廷杖豈盡其辜
還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拏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木
是役也為一時羅織
之章本諸紳殺身之時胎

移宮案罪猶輕封疆牽入

初楊左事起擬以移宮為案許顯純等謀謂入移宮
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難與追賊且以移宮為
案但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改為封疆以周朝瑞
顧大章曾求緩楊熊之獄然與楊左又無與乃以封

疆牽入移宮於
是一網盡矣

許顯純為鎮撫鍛鍊賦銀

忠賢以錦衣衛指揮許顯純三北鎮撫司理刑凡忠
賢所欲戕害顯純羅織鍛鍊無一免者勤問曰吾口
鍛鍊兩月餘弗屈最後不能堪始仰視顯純曰吾口
終不似汝心任汝巧為之我承焉可也顯純乃誣諸
人以賊於是楊漣左光斗素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
大章六人同日被逮下鎮撫司顯純使文言供漣等
受賄文言至死不承顯純殺文言自為獄詞漣得廷
弼銀三千兩化中得廷弼銀四萬兩獄上忠賢即命顯
弼銀一萬兩大章得廷弼銀四萬兩獄上忠賢即命顯
純追賊五日一比弛扭則受櫻弛鍊則受夾弛櫻夾
則戴粗鍊受棍創痛流復復加榜掠血土囊藉荷控
枯卧堂下見者切齒流涕及連死獄中土囊置身側
釘貫耳僅以血濺衣裏置棺中糊歸無葬地置尸側
母妻棲息城樓忠賢仍令撫按追賊復斃光斗大中
於獄朝瑞化中俱死大章下獄自殺左光斗字遺
直號滄攄桐城人謚忠毅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謚
忠節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謚忠毅素化中字民諧

彈詞註卷十一

下

武定人謚忠愍顧大章
字伯欽常熟人謚忠愍

封疆案係廷弼危城力保

戶科姚宗文丁憂起復吏部題請數年不下宗文計
窮因假於來西部名吏熊廷弼荐已可使廷弼不從
由是懷怨後負錄得吏科關視遼東兵馬意在陵讎
廷弼廷弼亦不為禮關視還即疏詆廷弼又嗾其黨
顧慥魏應嘉郭鞏等交章攻擊必欲去之御史張修
德疏論廷弼破壞遼陽乞擇人往代廷弼疏辨三元疏
繳還劾救有旨廷弼解任回籍聽勸諭帝命閣部
修道馮三元等與廷弼互相奏擾就著魏應嘉等前
往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兵科楊漣御
史吳應琦言勘事之官不便勘所言之事改命兵科
朱堯蒙往勘童蒙勘後回奏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除亶而遼陽隳頽之城如新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穢然重鎮矣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謂數
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而廷弼性甚急切性不急
刑功不成凡借磚匠室採木園林移石坟墓止求應
急修築刻期責報練於役無謬免能無騰謗乎言
官得之風聞遂臚列入告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辨

非所以待言官亦非所以自待矣奉旨遼事會勘已
明庶廷澗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仍議及時起用以爲
勞臣任
事者勸

隋潘遼究倡議調遣宗文

以巡撫表應泰代廷弼經略遼東應泰一喬廷弼之
嚴大爲寬政時蒙古諸部飢多入塞求食應泰處之
遼瀋二城優其月廩議者恐雜聞謀其中禍且巨測
應泰不聽至是以降人內應遼瀋俱陷應泰自縊帝
諭吏部都察院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得失換過百
應泰一敗塗地當日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袒更
戰封疆袖手送敵若不嚴稽何以懲前警後即將更
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進呈又諭吏部御史馮三
元等倡議遼事宜攻廷弼解任回籍今濟遼陷殺斷
送無萬生靈可恨可憫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各降
二級調外姚宗文革職爲民永永不敘用
復起廷弼爲經略賜敕印一品服賜宴

爭戰守經撫臣本兵繫縛

時遼撫王化貞力主進戰本兵張鶴鳴然之熊廷弼
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力請固守疏揭相尋經撫水

彈詞註卷十一下

明七

火御史江秉謙言數月以來經略不得措其手足議
者惟曰經撫不和以化貞欲戰廷弼欲守也夫經略
節制三方則三方戰守當聽指揮今化貞欲進則使
廷弼隨之而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是化貞操
籌制廷弼之權也御史謝文錦疏言經臣責任雖重
軍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縛足展布無從欲
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氣旣銳榮惑復多又不幸
有兵部爲主雖願不戰而不可得是二臣之陷於刑
辟者皆尚書張
鶴鳴致之也

棄廣寧哭入關功罪同刑

化貞上疏請戰令總兵劉渠移軍振武渠方集陳先
鋒孫得功乃化貞心腹將也未戰遽呼曰兵敗矣率
所部走渠馬蹶被殺西平守將羅一貫亦死得功入
廣寧呼軍民降封府庫以待一城爭奪門走化貞所
乘馬已竊去倉皇騎朝棟馬以行得功遂踞城化貞
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化貞向廷弼哭廷弼
笑曰六萬軍蕩平遼陽竟何如化貞議固守寧前廷
弼曰晚矣此時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
以資敵足矣乃整衆西行幸無追者帝以廣寧失守

絕撫罪無所逃化貞逮關廷弼回籍聽勘三法司王
紀鄒元標周應秋會審具獄詞略曰化貞全不知兵
力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鼓聲鐵騎尚隔百里而棄
廣寧如撤屣哀哉化貞宜伏上刑若廷弼繫遼存亡
關係非小及再起經略既敗先奔宜關西人不足更
料事遠過化貞迨大略既敗兵不逾關化貞而寬廷弼
多一逃比之素應泰反欠一死若誅化貞而寬廷弼
罪同罰異非刑也俱坐斬周朝瑞言廷弼有才請令
戴罪守山海關疏四上並寢顧大章會讞時援議能
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宥不從後二人皆入受
內

呈遼傳盜軍資熊亡門戶

廷弼在獄大學士馮銓顧秉謙素憾之因侍講筵出
書肆所列遼東傳進呈上覽言廷弼所作希脫死罪
帝命殺之御史梁夢環希忠賢旨奏廷弼侵盜軍資
十七萬劉徽奏廷弼家資百萬宜入官忠賢追賊廷
弼家貧無償姻族皆破家江夏知縣王爾玉索廷弼
子貂裘珍玩不獲將撻之長子兆珪自到死其母稱
冤爾玉去兩婢衣杖四十遠近嗟歎崇禎元年乃詔
免追賊大學士韓爌為訟冤曰廷弼不死於封疆而

死於門戶詔還
其首詩歸葬

借芝崗殺楊左傳首邊城

廷弼字芝岡初魏忠賢欲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
以移宮罪輕惟封疆案大因汪文言曾為廷弼求緩
決許魏璫四萬金既而不與故魏璫借文言為題謂
文言求脫楊漣廷弼罪徧賂楊左諸人於是坐名追
賊無得免者在魏璫無大憾於廷弼不過借廷弼以
殺諸人既殺諸人不得不并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
死也廷弼傳首九邊後五年
始殺王化貞廷弼江夏人

晉信史纂要典矯誣宸翰

給事霍維華上言廷擊紅丸移宮三案曰選侍請封
請封如也妃未封而況於后請不得而况自后不封
不后而况於垂簾其難移宮者重選侍之罪而張擁
戴之功也神祖篤愛震器始終不渝倘果如奸邪所
稱廢立之謀則九閭邃密乃藉一風癩之張差乎神
祖升遐先帝哀毀致疾孫慎行借題紅切誣先帝為
受鸞加從哲以弑逆鄒元標等從而和之委身門戶
敗壞生平乞嚴諭纂修實錄諸臣將公是發憤如劉

廷元等與假借誣讒如王之案孫慎行楊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宣付史館以垂信史徐景濂亦疏請纂修無輕言弑逆以傷主德以玷國史科臣楊所修請命史臣將三案前後編次成書刊行天下爰命修三朝要典乙卯終辛酉忠而顧秉謙進三朝要典起乙卯終辛酉忠而顧秉謙進三

魏廣微緝紳簿邪正私分

閣臣魏廣微因楊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恨之有謂廣微者曰漣攻魏公光斗潤色者繆昌期也於是廣微以己意用墨筆點緝紳一簿分差等其人則葉向高韓爌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人目為邪人密達忠賢以漸擯斥復手書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十六人指為正人以次黜用 韓爌蒲州人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人南星字夢白 號修龍高邑人

倪義子田大哥忠良遭陷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兗 提督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文煥求解於崔呈秀引入璫幕青衣叩頭珍奇盈列求為忠賢義子閱數日具疏劾周順昌以違其意忠賢愧自此入幕用事嚴衛田爾耕拜忠賢為乾父呼田大哥一切厥衛屈陷忠良坐賊擬罪俱出其手

崔呈秀一般兒彪虎馳名

先是左都御史高攀龍疏參貪污御史崔呈秀革職聽勘呈秀微服持賂叩忠賢願為忠賢子呼之以父忠賢大悅出中旨免劾起用歷陞至兵部尚書少傅兼太子太傅仍兼左都御史時稱魏黨大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象崔應元為五彪

天鑒錄同志錄更誣點將

先崔呈秀為工部侍郎與造皇極殿魏忠賢督殿工每與呈秀屏人密語呈秀書東林黨人姓名進天鑒錄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次列東林之黨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沈惟炳熊奮濯侯恪等又進同志錄首列詞

林部院卿寺則陳宗器韓維思易應昌張灝華臺省
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
儒劉宏化侯恂游士順等部屬則賀煥張光前孫必
顯注如亨等又列真心為國大附周應秋章謙魏廣
微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天煥李魯生吳淳夫孫
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遵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
國珍劉廷元等又有點將錄首曰天罡托塔天王李
二才及時兩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
白面即君鄭霹靂火惠世揚大刀楊連智多星繆
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
文言等共七十二人

李織造印空疏藁起貞欽

蘇杭織造太監李實惡署蘇州事松江同知楊姜強
項誣劾之巡撫周起元疏稱姜庸實不洪忠賢周姜
為民起元復參實貪恣復及忠賢忠賢方欲殺周宗
建高攀龍同順昌繆昌期李應昇黃尊素乃遣取實
空疏印紙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起藁誣起元乾沒
帑金十餘萬與攀龍等往來講學遂速起元追賊斃
於獄並速宗建等六人覘騎四出披威
橫行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謚忠惠

彈詞註卷十一

辛

周宗建繆昌期斃於篔簹

御史周宗建先劾魏忠賢內云目既不識一丁心復
不諳大義至是速至詔獄許顯純坐以得熊廷弼銀
一萬三千兩酷刑追賊筆楚說眾更毒宗建僮即不
能出聲顯純罵曰此時尚能說魏公不識一丁否竟
斃於獄左諭德繆昌期典試湖廣策語侵忠賢頗倚
之以昌期負文各人望所屬不即發及楊連二十四
罪疏知昌期屬草忠賢深恨之韓爌去趙南星高攀
龍逐楊左削奪昌期日據廢置酒錢別忠賢使人詈
放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矯旨勒間住至是
速獄顯純坐賊三千兩立限追比五毒備至卒斃於
獄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謚忠貞

讀漣疏加評註炮烙非刑

中書吳懷賢閔楊漣二十四罪疏擊節痛快遂加圈
評旁註曰當如任守忠即時安置適工部吳昌期忤
璫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詞多激烈
對人輒寓感憤同官傅應星忠賢甥也聞之以告又
陰構逆僕程遠德陷以富貴將平日圈註疏藁書底
盡送忠賢忠賢大怒曰甚等官兒敢如此犯我速處

阿中旨撰獎勅曹瞞九錫

忠賢竊柄動曰中旨兵科李魯生阿意上言執中者
帝宅中者王旨不自中出而誰出時論鄙之凡陵工
祿工告成及緝姦奏捷等事俱于忠賢封蔭建坊加
賜米賜救旌獎約百道關臣撰救全做曹操九錫文
之為

閻鳴泰媚七祠順命歸心

明史列傳載遼東巡撫閻鳴泰去任家居因與忠賢
同鄉深相交結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
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七生祠稱功頌
德專事諂諛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語聞者咋舌
此生祠所
自始也

頌功德九千歲祠盈天下

浙撫潘汝楨建忠賢生祠於西湖聞於朝賜名普德
織造李實請令杭衛百戶李尚文守祠勒石紀功閣
臣施鳳來撰文張瑞圖書丹自是效尤徧天下蘇州
建普惠祠松江建德馨祠者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

彈詞註卷十一

至

也淮安立瞻德祠揚州立沾恩祠者漕運郭尚友巡
按宋植模許其孝也山西立報功祠者總督張樸巡
撫曹爾禎巡按劉宏光也湖廣立陸仁祠者巡撫姚
宗文巡按溫臯謨也登萊立報德祠者巡撫李精白巡
濟寧立昭德祠河東立褒勳祠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李燦然黃憲卿也其詣祠祝嘏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名精白憲卿又建祠德祠其詣祠祝嘏者巡撫李精白巡按
中乾坤而立極乃武同日月以長明遠至聖具
河南立戴德祠成德祠者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
守道周綰也巡撫黃運泰立祠天津迎忠賢像如迎
致祝嘏升座率文武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已詣像前
披擗稽首謝還就班稽首拜如初乃退巡撫朱童蒙
建祝恩祠於延綏用琉璃瓦巡撫劉詒巡按倪文煥
建崇功祠於密雲金像用冕旒三邊總督史永安建
祠於固原巡撫秦士文建祠於宣府王點建嘉德
祠於大同巡撫秦燦建祠於寧遠張鳳翼建祠於保定
巡鹽御史龔萃肅建祠於長蘆知府顧鵬建祠於保定
於徽州於蘆溝橋指揮李之才建祠於南京福建絕未
恩祠於江西最後方題請賜隆德祠者巡撫楊廷憲巡
按劉述祖也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崇文門內立廣

仁祠宣武門外立茂勳祠者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
列督學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
智鋌主事張若愚爭先獻媚十里之內棟宇相望上
林一苑建至四祠庶吉士李若琳建永愛祠於林衛
署中監丞張永祚立治思祠十萬金攘中田墓伐人
於良牧署中一祠之費或數千疏詞掄揚一如頌聖上
樹木非派里民即侵公祭其疏詞掄揚一如頌聖上
食享祀一如王公像以沉香為之肺腸以金玉珠寶
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髻上穴空以簪
冠時香花一祠木像頭稍大冠不能容匠人削以稱
痛哭責匠人

誅東林比正卯孔子同尊

監生陸萬齡上言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
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
尊許

七年內剝元氣亂階既釀

帝在位七年忠賢專擅威福邪黨橫行明史曰一時
朝臣非頌忠賢功德即追論東林削奪逆賊殆無虛
日以故忠良橫遭慘毒國家元
氣剝削無餘亂階自此釀矣

彈詞詩卷十一

三

奢崇明安邦彥據府圍城

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保羅種也性陰鷲佯為恭
順時以邊事急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兵三萬赴援
遣其將樊龍樊虎至重慶巡撫徐可求點核發餉餉
弗繼龍等遂鼓衆反舞槩直刺可求一擁而上道府
廳縣總兵參將等皆死之遂據重慶分兵一扼夔州
水口一踞綦江遵義一踞瀘州一截川西棧道全蜀
震動崇明尋自號大梁王貴州水西土目安堯臣死
子安位幼安邦彥挾之反時四十八馬頭與土目安
邦俊等竄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敗沒於畢
節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彝衛亦破邦彥自統蜀賊苗
人數萬進圖貴州自號四裔大長老二
賊至崇禎二年總督朱燮元討平之

白蓮教聞香教棒篋並起

鄆人徐鴻儒以白蓮教惑眾聚黨數千人又深州人
王森曾救一妖狐狐斷尾令藏之招人入聞異香多
歸附之號聞香教森死遺資巨萬子好賢藉其貲以
結客有異志景州人于宏志立株筆會聚惡少年好

賢與通密約鴻儒於八月望日三方並起鴻儒先發
據梁家樓攻陷鄆城其時四川亦有白蓮妖賊洪泉
劉應選等
助賊竄起

安民王羣煽惑剪紙成兵

艾山賊劉永明稱安民王以二十八人塗面稱二
八宿聚黨數萬合鄒滕賊共十七枝曹州賊張世
身匿紙人數千號四大金剛妖首金科托天魔下界
真主出世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又有神腿
善走者傳報聲
息簧惑愚民

徧甸服匣中邦幾於瓦解

鄭以偉曰稷綸徧於甸服鯨鯢匣於
中邦若非天之祚明幾於土崩瓦解

薦異才叩將略止請天神

主事譚謙益薦具才宋明不有將略叩其中藏不
過書符作法請玉帝之赦首調天闕之神兵而已

論其後流賊擾懷宗禍烈

彈詞註卷十一

五

蘊積新叢伏莽熹實亡明

谷應泰曰鴻儒既燼亂令亟行從此鴻蜚滿野萑楚
無家政敝民流積薪益火人為潢池雲擾禍烈於
懷宗子以為東 伏莽叢於熹宗也後三年
而餘孽聚泗州李自成起米脂明竟以亡悲夫

熹無嗣眾奮謀蘇民懾逆

帝不豫無嗣名皇弟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
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再托以善事中官及委用忠
賢語信王出帝崩忠賢自出請王入王危甚羣臣無
得且腫無所言少頃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
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欲自篡而呈秀以時未
可止之乃立信王將鑄曰熹宗大漸聞逆奄聚謀勸
進曰不爾便是死路呈秀頓首鼠曰不見曩歲江南
之變乎然則蘇民實有社稷
功蓋陰懾逆謀而不覺也

立信王臨朝日忽聽天鳴

熹宗崩次日嫡弟信王由檢即位改元崇禎是為懷
宗端皇帝後盜莊烈帝初即位於中極殿受朝毋賀

朝時天
忽鳴

滅客氏效李園國興入夢

初忠賢肆惡皆客氏成之每晤必屏宮人密語移時
在宮中乘小轎自視為帝八母之一往私宅內侍數
十人著紅玉帶前驅客氏盛服靚妝乘輿至乾清宮
亦不下呼殿侍從之盛遠過聖駕燈炬簇擁熒然白
晝到私宅升廳事自管事至近侍挨次叩頭老祖太
籍其家命太監王文政命查論得宮人有姪者八人欲
如李園故事帝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子國興昏
愚與人坐輒欠伸入夢鄉至是
伏誅嬰孩赴市有耽睡未醒者

讀錢疏珍逆惡獨運神明

主事錢元愨上言先帝假忠賢以事權羣小稱功頌
德如王莽之符命列爵畀於乳臭如梁冀之五侯私
人分置要津如王衍之狡窟珍寶藏積肅寧如董卓
之郿塢誅劬士類如節甫之鈞黨陰養死士如桓溫
之復壁嘉興貢士錢嘉徵列忠賢十罪曰並帝傳旨
必口朕與厥臣曰莠后害皇親張國紀以危中宮曰

彈詞註卷十一

垂

弄兵內擯禁中曰無二祖列宗違訓干預朝政曰剋
削藩封薄三王賜賚自享公侯土田曰邀邊功冒封侯
太學並列曰濫爵三殿成爵上公曰邀邊功冒封侯
伯曰傷民財到民脂膏徧天下曰詆名器義孫崔
鐸呈秀子登賢跪聽震恐喪魄甚哭訴於帝帝孫崔
侍讀疏使忠賢跪聽震恐喪魄甚哭訴於帝帝孫崔
其家越二日帝諭兵部曰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
陷忠良罪當死妨從輕降發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
命環擁護勢若叛然著錦衣衛擒來治罪忠賢宿
卓城尤家店其黨密報上旨是夜忠賢同李朝欽自
經法司追論其罪命報忠賢屍於河間
勢甚熾帝不動聲色神明獨運誅於河間
天下翕然
頌聖智焉

諸義子衆公侯誅屍謫成

忠賢義子崔呈秀先奪情視事至是命回籍守制給
寧許可徵劾之下吏部勸處呈秀歸薊州列姬安羅
諸珍異器縱飲飲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經廷議呈
秀死有餘辜命法司按律戮屍薊州暴其罪於天下
將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呈秀已伏法李夔龍吳下
夫倪文煥田吉追賊遣戍田兩耕詩顯純死崔應元

孫雲鶴揚窠戍邊尋復誅爾耕顯純天下快之魏良
卿先封肅寧伯進封寧國公復以厥臣安據天下封
魏鵬翼安平伯三殿告成加寧國公良卿太子太傅
襲伯爵錦衣指揮魏明望進秩少師封魏良棟為東
安侯良棟僅三歲鵬翼僅二
歲世襲至是皆駢首就戮

焚要典定逆案七等分刑

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案閱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豎
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假閣豎之權
役史臣之筆當毀一未易代而不有編年不直書馬加
論斷當毀二矯誣先帝為托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
資治之書不得援宋神宗手序為例當毀三翻即紛
器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帝從其言忠賢既伏法
帝欲因臺諫言定逆案曰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
助虐何逮至此論以贊導擁戴頌美附諂分為目屬
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錕尚書王永光喬永升左都
曹于汭叅定以士等定罪首逆凌遲者魏忠賢客氏
首逆同謀決不待時六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國興李
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十九人
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詒薛貞吳淳夫李夔
龍曹欽承許志吉孫如列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
顯純崔應元楊棠孫雲鶴張體乾交結近侍次等遣
戍者十一人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霍維華徐大化
潘汝禎李魯生楊維垣張訥郭欽李之才交結近侍
第三等配贖為民者顧秉謙馮銓張瑞圖來宗道王
紹徽郭允厚張我續曹汝楨孟給虞馮嘉會李養德
邵精忠呂純如徐兆魁薛鳳翔孫承澤楊嘉會李養德
劉廷元曹思誠范濟世張樸黃運泰郭尚友李從心
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詞須照不謹例革職閑住
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諂附擁戴軍犯內監李寶等
十五人又逆孽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刊示中

聖訓卷十一

六大苦槩施恩還贓釋罪

戶部郎中劉應選上六苦一逮繫二獄死三追贓
四仕途去就五新進禁錮六廷臣被劫還原官家產
死各臣賊銀盡免進釋其家屬王安著還原官家產
仍給與子姪又諭萬燝冤死解到賊銀三百兩給還
其家以旌忠直 萬
燝字元白新建人

罷各道鎮守監不許觀兵

帝諭兵部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分遣內臣協鎮一
柄兩操甚無詩也劾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槩罷之
俱聽經
略節制

愛百姓飭監司官須稱職

帝名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問各隘臬道以地方
事對畢諭以正已率屬愛養百姓思命有顯權不則
罰隨之各退謝各左都御史閔洪學論曰巡按賢則
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
近日不稱
職之多也

同輔臣閱章奏初政精明

帝諭內閣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
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矧予自今非盛暑祁
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奏章每御殿翰林科道各二
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帝勵精圖治銳意太
平崇禎初政天
下翕然稱之

務苟且事派捐餉加勦練

時都城斗米三百錢帝憂之廷臣各陳方略帝曰莫
若蠲助為便名考選諸臣進問兵食計知縣曾就義
曰守令廉即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按第一即有
勦餉練餉之加侍郎劉宗周言一歲之中助陵工助
城工助馬價時奉急公之旨諸臣毋乃沾沾有市心
乎御史詹爾選上言一切苟且之政有難殫述帝怒
問何為苟且對曰捐助東號念台會稽人
且也宗周字悟東號念台會稽人

任中官為監紀不信初心

帝初年罷內臣協鎮至二年即以中官曹化淳提督
東廠京師戒嚴以王應朝監視行營由是沿邊諸鎮
盡設監視及流寇蔓延以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
用陳太金等監曹文詒左良玉等軍時監紀之設止
多一扣餉之人監紀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以
節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帝方倚任中官不
察部院朕初撤還內鎮已巳之冬京都被兵朕後帝
諭部院朕初撤還內鎮已巳之冬京都被兵朕後帝
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
今兵餉稍清其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彞憲漕
竣回監惟關寧近邊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
如故然此後荷任益專嘗遣侍郎張元佐守昌平又

道內臣提督天壽山即日往帝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

戊辰歲甫改元亂倡嘉口

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口率不沾泥楊六郎等持富家粟捕之急逆倡亂巡撫胡廷宴曰此飢氓徐自定於是有所司不以聞盜益恣合眾聚延安慶之黃龍山谷應泰曰懷宗戊辰即位而自成諸賊以是歲起延安禍本相尋若與俱始

李自成張獻忠嘯聚同羣

米脂人李自成性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為驛書嘉口亂自成往投焉然政洪承疇擊賊破之不沾泥等皆俘自成之匪山澤得免會都城警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諒於涿鹿拔走秦晉山谷間自成出與之合旬日眾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稱自成為闖將已而官軍之斬迎祥羣盜推自成為闖王延安人張獻忠陰謀多智亦從嘉口為亂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强後率眾就撫於洪承疇皮叛隨賊首迎祥紫金梁等轉寇山西郡縣

彈詞註卷十一

自名號分大營三十有六

副總兵曹文詒擊斬王嘉口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入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那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營

齊出關各分犯獲穴皇陵

陝西賊四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南北諸賊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滎汜東探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城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懷慶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李自成獨留秦中為承疇所敗突出潼關張獻忠東走掠盧鳳安慶遂陷鳳陽焚皇陵樓殿斫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穴為解後巡按吳振纓以變聞帝孝服避殿祭告太廟

秦楚豫隨地流中原蹂躪

先是陝西郡縣為流寇攻掠殆遍三邊總督洪承疇
所在斬獲有功帝進承疇兵部尚書總督河南山陝
湖廣軍務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秦賊聞承疇至悉
眾東奔分道盡入河南給事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
安危所係今羣盜蜂屯伊蒿宛雒之間而以數千官
軍東西堵拒賊何所畏而不長驅乎又命楚撫盧象
昇總理軍務承疇劃寇西北象昇剿寇東南時秦賊
一字王等部眾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關出
犯閩鄉靈寶大眾東行塵埃漲天關四十里絡繹百
里左良玉與祖寬兩軍遙望山頭不敢邀擊後祖寬
被賊整齊王於九萬副將祖大樂敗賊於永城斬盜
首混天王羣盜屢斫然散而復合將賊無定承疇盜
由秦擾豫者三年夾河千里難大無聲關市盡空杳
非人境賊無可掠而象昇合大軍於中原羅而感之
羣盜盡入楚象昇隨地進剿會京師戒嚴命總理象
昇督各鎮兵入援象昇北去賊老回回等盤據即襄
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
共二十萬沿江而下斬黃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
儀揚

八大王同曹操屯據襄鄆

彈詞註卷十一 下

五

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於鄆西張獻忠精銳俱
盡乃乞降於洪範自言能制鄆襄荆承數百里內外
無一賊總理熊文燦撫之獻忠率部曲居白沙界山
文燦議餉三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
應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
四郊賊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眾於房竹間汝才
遙與獻忠為聲援獻忠潛勾諸賊為犄角遂殺穀城
知縣阮之錫以叛汝才九營並起應之汝才即號曹
者

衣錦繡返延安書遊街亂

李自成出河南左良玉敗之於朱仙鎮自成誘別部
賊當官兵而自奔漢南循南山險阨遵商維而行復
出陝西自鄜州至延緩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自成木
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書遊街其親戚故從
益眾

牛金星李公子仁義傳聞

盧氏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黜往見自成遂為謀主
把縣前兵部尚書李精白子舉人李信嘗出乘賑荒

鄉人稱李公子賢時有誣公子通賊者捕送獄犯民殺令破械出之往投自成更名李巖授將軍自成所至屠戮巖勸其拊循百姓以收人心由是自成不妄殺又勸賑濟飢民民皆稱李公子仁義兵傳聞者以為自成不知其為李巖也

考當日衆總戎頗多戰績

戰績註
見下文

洪承疇盧象昇所在成擒

先是洪承疇巡撫陝西承疇在在堵勦降不沾泥殺雙翅虎縛紫金龍降混天猴擒點燈子等賊又大捷於西澳斬墜無算寧塞寇盡以鐵角城為邊盜數偕副總兵曹文詒擊破之斬可天飛生擒獨行狼等羣賊每開承疇至即先逸去轉戰四載斬級三萬以勤王入援改節遼總督以鄧撫盧象昇為總理時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兵數十萬攻滁州象昇馳援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潰積屍相枕又九條龍張胖子陷穀城象昇追賊之殺黑煞神飛山虎祖大山中又由光鄧夾擊江北賊略盡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中

後象昇以入援進軍鉅鹿檄援不應孤軍至萬水橋戰死

虛象昇字建斗宜興人追謚忠烈

奔盪鄂困車箱自成降縛

初洪承疇奉書文詒先後勦賊斬獲甚衆羣盜奔散李自成與張獻忠奔盪鄂間總督陳奇瑜困李自成於漢中車廂會連雨四十日賊馬乏芻多死弓矢俱脫自成入大窘面縛乞降可瑜許之給免死牌回籍由是縱橫遂不可制

敗富平屯武功求撫逃奔

總兵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多所斬獲自成佯求撫於監軍道劉三顧三顧逆其詐入堡自守賊走涇原洪承疇邀擊連敗之退屯武功計窮乞撫以緩兵後連營走漢中東走邠寧環慶會承疇以寧夏兵變旋師自成收餘燼復振

左良玉拒武關計窮自縊

秦兵大破李自成於函谷自成衆散略盡竄走漢南秦兵感之於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自成窮蹙不得

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
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

同其第一隻虎三敗襄城

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傳庭知賊家
口在唐縣入城盡殺之賊滿營痛哭傳庭自朱仙鎮
而南自成將步騎逆戰官軍擊斷自成坐纛賊披靡
遣其第一隻虎逆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逼
之自成挑土築牆目守

破瑪瑙潰潛山屍盈溝壑

崇禎十三年平賊將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於太平
縣之瑪瑙山斬首萬級獻忠精銳俱盡遁走興歸山
中後十五年獻忠陷六安謀渡江入南京總兵黃得
功劉良佐逐之賊走潛山命一堵牆奮擊賊於崖跳
步騎九十哨分營為四得功等疾趨奮擊賊於崖跳
洞四潰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一堵牆伏林中焚殺
之填屍溪壑臭達百里賊腹心謀士婦豎俱盡

萬監軍七股賊扼斬夔門

永州府推官萬元吉督帥楊嗣昌時為軍前監紀時
羅汝才過天星士股盡入蜀陷太昌犯夔州元吉扼
夔門與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全時總兵鄭嘉棟副
將張應元汪云鳳賀人龍等四面感賊斬賊首東山
虎擒賊首自來虎副場天一桿鏢掠山虎流金錘金
狗兒滾地狼等一百四十九人前後斬賊七千九百
餘級顛墜死者徧山谷於是托天王即常國安降於
應元小秦王金翅鵬降於嗣昌整十萬過天星即惠
登和掃地王皆降忠獻馮巴亞
間汝才與之合謀渡河西走

戰雖勝意主撫官賊旋叛

王嘉口初亂總督楊鶴主撫與陝無劉廣生遣官持
牌四出招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文青龍江水掠地
虎和清泉等俱給牌免死安置延綏河西其淫掠如
故民毒益甚有司莫敢言於是官賊之誹後賊為
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
食乃乞降於總督陳奇瑜凡數萬人奇瑜專主招撫
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檄所過郡
邑具輓輦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眾漸不受
約束仍事殺掠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城邑勢
不可遏奇瑜始悔其見愚後以熊文燦統理山陝川

聖詞註卷十一 下

左

湖軍務次於襄陽遣副將龍石田擊革里眼射塌天
破之老回奔棗陽曹操奔內浙山中勢孤守險自
保文燦撤左良玉進兵浙川拾安羣賊會孫傳庭洪
承疇出潼關入援曹操謂為勦已率九營乞撫文燦
檄才既受撫分屯房竹文燦一切為羈縻撤撤才解
汝才既受撫分屯房竹文燦一切為羈縻撤撤才解
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縻撤撤才解
散諸衆不聽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與為聲援
未幾俱叛

楊嗣昌因將印兩帥離心

熊文燦主撫債事大學士楊嗣昌請督師南討帝賜
尚方劔并督師輔臣銀印宴於平臺後殿帝手餽嗣
昌三爵賜詩嗣昌以左良玉兵強可倚以破賊表良
玉佩乎賊將軍印良玉進止不從節度副將賀人龍
所統陝兵驍勇善戰嗣昌密疏請以人龍代奏留良
將印既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
王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
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乃快快良玉知其故意
亦恨當獻忠之遁伏興歸也干餘殘寇可盡乃良王
以奪印懷漸人龍復以歸印舡望遂遠不復深入
致獻忠復熾皆由失兩帥之心玩寇故
也 嗣昌字文若武陵人總督鶴之子

彈詞註卷十一

空

空歸路度巫山襄陽被陷

賊先入蜀連汝才獻忠凡九股後七股相繼俱降惟
汝才與獻忠合將南甯萬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
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急追不得距賊遠令
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
復過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正總統猛如虎及賊於
開縣獻忠憑高而望見如虎後軍無繼大敗如虎兵
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初賊西渡連河嗣昌策
其必入秦令左良玉自興歸趣漢中向賊東走復檄
良玉自夔夔進勦使十九返良玉曰向依督師令瑪
瑙山安得功乎遂撤興房兵趨漢中賊下夔門無一
人攔截者賊既度巫山盡夜疾走興房山中由當陽
走宜城偵襄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為官兵至城
下守者驗符信啓開賊既入即大呼殺門者城中先
陷副使張克儉知府
王承曾等俱死之

喪兩藩飲福祿沙市殉身

襄陽既陷賊焚襄王府執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
下勸以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遠在蜀今借
縛王殺之投屍火中是時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
死士逆戰賊引退會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
招入守禦事聞詔逮賊兵首惡解京叛兵懼陰勾自
成襲河南為內應自成至叛兵迎之賊遂入焚福王
府王縱城走士民被殺數十萬跡王在迎恩寺執之
置酒大會以王為狙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陽嗣昌
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遂自盡於沙市邸撫河撫皆
曰嗣昌功雖未成盡瘁可憫其賜祭

羣歸併十六年止存闖獻

自崇禎元年陝西飢民倡亂羣盜竄起擾亂秦晉楚
豫吳蜀諸省至崇禎十六年羣盜除殺死及弱者降
於官軍其強者俱為闖賊所併惟革里眼名賀人龍
與左金王即藺養成意不相闖賊置酒晏賀革殺
之席上羅汝才營於鄖陽闖賊數十騎突入其營汝
才卧未起入帳中斬其頭一軍皆譁闖賊以大隊兵
脇之七日始定又攻殺袁時中羣賊至是俱盡惟老
回回名馬守應亦為闖賊所部自後止闖獻兩大賊

彈詞註卷十一

奎

陸沉中原矣

屠蕪黃破武漢驅溺人民

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東下楚兵盡隨而東蕪黃一帶
城守無兵張獻忠自潛山敗走入楚乘虛陷蕪州
蕪水皆屠之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陷之據府自稱
西王沿江而上悉師破漢陽從煤炭洲渡江逼武昌
城下攻武勝門武昌武備積弛初闖獻交窺江漢僉
議損費募兵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為軍
鋒號楚府兵至是新募兵內應開保安文昌二門納
賊賊入執楚王以棕輿沉江於江屠我城中士民數
十萬投屍於江尚餘數十萬人以騎兵夾道悉自漢
陽門驅入江中浮屍蔽江而下武昌魚不可食獻忠
居楚王宮改武昌府為天授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士

兩不下勢相圖獻駭長岳

初獻忠與自成並起延西以狡詐相雄長及洪承疇
敗自成於梓潼幾殲之自成子身入楚依獻忠不許
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驟日行六百里至浙
川老回回營卧疾半年仍出剽掠獻忠自陷襄陽自

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據城邑擅名號矣羣賊推
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修襄王宮殿據襄陽
曰襄京設
官分職

顧君恩策緩急勸定三秦

自成議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搗京師楊承裕
欲先據留都斷漕運獨顧君恩曰否否先據留京勢
居下流難濟大事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
退無所歸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關中爲元帥桑梓
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後向京師進
退有餘方爲全
策賊從其計

號大順改永昌稱王全陝

自成由豫入潼關陷華陰屠渭南陷華州屠商州關
中瓦解遂入西安據秦王府隨文陷榆林寧夏三邊
俱沒自成又覲尊號懼秦王府隨文陷榆林寧夏三邊
秦通好獻忠獻厚幣遜詞以報自成喜遂稱王於
西安國號大
順改元永昌

彈詞註卷十一下

奎

入山西爭迎順直陷京城

自成既定全陝無後顧長驅而東渡河入山西蒲州
汾州太原平陽皆陷賊遣偽牌徧行山西郡縣望風
迎款進攻代州克寧武關長驅下大同宣府入保定
抵居庸關陷昌平夾十二陵享殿京師以西開風瓦
解賊直入彰
義門京城陷

李建泰破家財兆先杆折

帝憂寇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進曰臣晉人頗知
寇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臣請提兵西行
帝行遣將禮以特牲告廟賜宴餞行曰先生之去如
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帝曰送之是日大風揚沙占
曰不利行師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知其不
祥建泰原以家財可恃比出都開山西烽火甚急家
已破進退失措因遲
行遂巡畿內而已

有幾人可能似寧武將軍

自成攻代州寧武總兵周遇吉力戰殺賊萬人兵少
食盡退守寧武關賊薄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

發大砲擊賊殺萬餘人會火藥盡或勸歸款遇吉曰
戰三日殺賊且萬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
一不支縛獻我若輩可無恙乃開門奮擊殺數千人
賊將退或為賊策曰我眾彼寡但以十擊一蔑不勝
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賊復進迭戰脫帽以
自別官軍且盡過吉闔室自焚揮刀突陣中流矢被
執罵賊不屈死之自成歎曰使
守將盡如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况兼着檄勤王縱賊入衛

流賊之亂盧象昇洪承疇孫傳庭等先後逐賊賊勢
甚窘會邊關屢陷京師頻年戒嚴檄各鎮兵勤王先
名象昇入衛後又調承疇傳庭入衛勤賊之兵屢撤
北去賊剽掠城邑任其蹂躪盤踞深山休糧息馬秋
高食足復出狂
逞歲以為常

兵既微餉又闕饑饉頻仍

河南巡撫秦所式上言闔曹蹂躪八十餘城革左由
宛汝跨江漢此流寇之大略也辦賊必須兵今河南
兵不滿萬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餉河南五郡
淪沒河北強半蒿萊撫鎮闕餉五月有餘此糧餉之
彈詞註卷十一下

大略也轉餉必須民自經寇十餘載人煙幾斷至於
稚子荷戈老婦鳴柝此民生之大略也是時賊肆殺
掠白骨縱橫又年年各省荒旱饑饉民父子相食保
定巡撫徐標入對曰臣自江涖來數千里蕩然一空
蓬蒿滿路雞犬無聲下
見一耕者帝欷歔泣下

因失事徒誅了撫臣十一

崇朝巡撫被誅者十一人山西耿如杞以兵變死
登萊孫元化以陷城死山東顏繼祖大同張翼明陳
永苞保定張其平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府
李養冲以失事死惟薊鎮王應豸以剋餉死宣府李
養冲以
侵漁死

溫體仁輔殘刻經畫無聞

大學士溫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帝
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園扉之內
候訊追比趾相屬者千餘人性忌而險初藉周延儒
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同官文震孟何吾驥
錢士升皆先後抵牾罷自佐政以來邊欲潢池之譽
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於敬信之

體仁字長卿號圓橋烏程人震孟字文起吳縣人

事墮蔽周延儒莫籌一策

御史吳執中論大學士周延儒攬權墮蔽塘報章奏有一字涉邊疆盜賊借軍機密封下部備畏廷臣摘發短長他日敗可捷聞功可罪案也延儒受主眷最深當中外交訐無能畫一策惟尸居內閣後吳昌時事發諸璫發其朦蔽狀賜死延儒字玉紳宜興人

辨理欲黃道周忠佞徒爭

先是兵部尚書楊嗣昌母服纒五月帝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仍署兵部侍講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何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帝不擇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疏果無所為乎道周曰天人是止是義利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自信其無所為帝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辨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被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讀書有年抵成佞耳道周復曰忠佞二字不敢不辨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為忠乎帝怒切責之道周字幼立號石齋漳州鎮海衛人

聖訓註卷一下

倪元璐虛實策不曾施用

侍讀倪元璐上制實八策曰離敵交繕旁邑優守兵靖降戎益寇餉儲邊才奠輦載嚴教育又制虛八策曰正根本伸公議宣義問一條教慮久遠貽激勸厲名節明駕馭上令確奏伐交實計其制虛策不必繼陳元璐請盡撤監視內臣不報

會真保棄寧遠策又遲行

前總督余應桂奏賊衆百萬非全力注之不可天下鎮將左良玉吳三桂並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等合之調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帥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賜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給事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後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主其議後賊警益急始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餘俱遣爵命勸王而皆不得至

乃下麟徵徒寧遠疏飛檄趨三桂入關而賊騎已過昌平矣

也增兵守陴的飯無炊具

命內監分守九門禁兵皆南征太倉久罄京城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銳又太監選去登陴廩內闕增兵內城則外闕數千人守陴不充無炊具市飯為餐給餉人僅百錢無不解體

也措餉甘資寇不助軍興

帝按勲戚大璫徵其助餉遣太監徐高諭嘉定伯周奎為倡奎謝無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奏捐萬金帝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二千僅輸三千金太監王之心最富僅獻萬金諸內官各大書於門曰此虜首責復雜出玩好諸物於市以求售大學士魏藻先書百金陳演詠清苦最後每省限額浙江六千山東四千時論上等三萬金皆無應後賊拷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器玩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

彈詞註卷一下

廟堂上問方略默無一語

賊息告急名文武大臣科道於中極殿問今日方略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又召對平臺問戰守策眾臣默然帝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

啓偽封讀移檄扼腕酸心

帝視朝忽得偽封陴之詞甚悖未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繳一時相顧失色賊又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場竄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公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紉袴而倚為腹心太監悉斂械夫豚而借其耳目獄囚叢糞士無報禮之人征斂重重民有借忘之歎讀之多為扼腕

滿京內賈吏輩皆賊間諜

賊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輩金錢墮罰歸為大賈列肆都門更遣奸黨挾賞充衙門掾吏專刺陰事織

悉必知都中首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者

諸鎮軍各監視首作降臣

遣內官監制各鎮太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思即監大名廣平李文燭監衛輝楊茂林監大同李宗允監葡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降臣

註見杜太監句下

杜太監衣緋袍緹城請遜

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入驄郊迎三十里自成抵京師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欲入城王承恩緹之上入見大內盛稱賊勢大皇上可見備述賊犯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緹下

吾黨貴仍在空礮乘城

彈詞註卷十一

充

杜勳出語守城內臣王則堯褚憲章曰吾黨富貴自在也時京軍無餉驅守多不至每堵一人多不及襄城伯李國禎馳關下云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入復卧如故帝命內臣譚曰文武官何為又曰我輩月食五十萬請城內已所派數俱乘城帝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賊至礮聲不絕仰語守城者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俱空礮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礮發鳴之猶揮手示賊退礮乃發賊驅居民填濠內發大礮誤傷數十人守者驚潰傳城陷閣城號哭奔竄

曹化淳開彰義內城俱陷

時守門皆內官為政內官迷城上以令箭下門立啓無敢詰問勳成大臣坐視而已太監曹化淳獻城開彰義門賊率大隊入恣殺掠帝急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帝曰事急矣今出何策俱曰陛下之福自當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是夕帝不能寢內城陷一闌奔告帝曰大營兵安在答曰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賜硃書集百官不聽鐘聲

帝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返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人至者仍回南宮

周奎臥純臣辭東華不啓

帝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太子走詣周奎第奎卧未起叩門不得入因走匿內官外舍後爲內官所獻自成留之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爲屈是時帝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易執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十人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至朱純臣第關人辭焉帝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遂返

周后經公主刃連殺妃嬪

帝語皇后曰大事去矣皇后泣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至年十五歎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素貴妃自經繫絕以之蘇帝拔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

彈詞註卷十一下

辛

死社稷志先定南遷不聽

先是帝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左都李邦華少詹項昱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帝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死社稷至此無一忠臣義士分憂而謀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督師李建泰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往帝諭閣臣曰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

啓秘室闔圖像天數分明

大內有秘室鑰匙甚嚴相傳劉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啓至是事急啓得繪圖三軸末一軸圖像酷肖御容穿白背心左足跣披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數也

壽皇亭髮覆面天昏地慘

帝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披髮御藍衣硃左足右朱履太監王承恩從死焉

衣前書念自往誤朕諸臣

帝自經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得殊論詎無知者

殮柳棺覆蓬廠哀鳴群象

賊問帝所在大索不得次日始知崩於煤山賊以雙扉昇帝后屍於東華門側斂以柳棺覆以蓬廠莫敢有往哭者賊經象房橋羣象哀鳴渡下如雨

李國楨三件事殉田陵

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設廠過者莫進視襄城伯李國楨去憤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見自成復三頭觸堦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降國楨自殉大件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須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成悉諾之以天子禮葬先帝於田貴妃墓惟國楨一人斬哀徒步往葬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於帝后寢前自縊

彈詞註卷十二下

主

有志者不遭污宮人二百

時宮中大亂諸賊帥率騎環甲執兵先入清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二百人

費氏女年十六殺賊完貞

自成同僞都督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前導賊分宮嬪各三十六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等亦各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首必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必告汝主擁見自成內官審非是賞部校羅賊費復給曰我實天潢之口惟擇吉日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

十七載死疆場許多殉難

崇禎元年起流賊擾亂一十七年京師未陷之先督撫鎮將及大小文武陣亡與殉難者姑記其略僉事郭景嵩死廣州劉應嚮死鄜州潁州知州尹夢鼈通判趙士寬闕室俱死總兵汪雲鳳於巴霧河戰死秦

將劉士傑郭開如於開縣戰死總兵曹文詒戰劄於
婆羅寨守禦劉光耀戰死於東岡編修胡守恒爲獻
忠陷舒城刃其腹廬州知府鄭履洋城陷死守道許
文岐因破蘄州死副使樊維城破黃州罵賊死長史
徐學穎破武昌死祭將崔文榮戰死輔臣賀逢聖投
墩子湖死御史劉熙祚守永州不屈死獻忠陷重慶
巡撫陳士奇死陪成都巡撫龍文光死成陷重慶
兵部尚書呂維祺不屈死秦督傅宗龍戰項城被執
罵賊死陝撫汪喬年發自成先塚得小蛇斬蛇以狗
與自成戰襄城被執見絞破南陽總兵猛如虎死破
汝寧保督楊文岳罵賊以大砲擊胸死破承天巡撫
宋一鶴巷戰死知縣蕭漢自經死陷麻城知縣李巡
罵賊死保康知縣石惟壇死陷高州商離道黃世清不
波於陣知縣楊暄不屈死陷高州商離道黃世清不
屈死陝撫馮師孔戰死西安陷按察黃炯右都御史
焦源溥罵賊死副使祝萬齡拜先聖自經死陷榆林
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焚百口突戰
死陷慶陽兵備股復興董曉死之入保定御史金毓
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入保定御史金毓
桐毆賊帥投井死入亭武總兵周遇吉戰死入真定
叛兵劫總督徐標被殺入宣府巡撫朱
之馮自刎陷昌平總兵李守鏞自刎死

彈詞註卷十二下

主

九健卒侍道憲義骨同馨

獻賊攻長沙推官蔡道憲挽强弩射之獻忠怒攻三
日夜城陷執道憲健卒林國俊等九人侍道憲不去
賊一日計誘道憲降不屈國俊曰如吾生國俊亦去
矣不至今日賊云爾主不降爾亦不得生國俊曰若
我輩願生亦夫矣不至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
曰願且延旦夕葬注骸而後受刃賊義而許之四卒
解衣裹骸葬之南
郭畢俱自經死

城陷後從君亡一門元略

自成陷京師戶部尚書倪元璐聞難乃衣冠向關北
謝天子南謝母索酒酌漢壽亭侯像前諭家人曰吾
死慎勿棺衾以志吾痛若必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
屍乃縊棺一門殉節十有三人三日後賊突入見之
顏色如生
賊驚避去

施邦曜凌義渠義不偷生

左副都施邦曜聞變痛受題詞於几曰愧無半策匡
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更欲藥

死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盡焚生平著述服緋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其父乃繫帛奮身絕吭而死

范景文投古井徵褫服

大學士范景文知事不可為不食三日名對聲不能續城陷再拜自經家人解之潛赴龍泉菴古井死太常少卿吳麟徵守西直門城陷入三元祠作書訣家人曰身無巨技法應褫服用角巾青衫覆以單衾足矣罪臣吳麟徵絕筆投縲死

景

于騰蛟汪檢討夫婦同縲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縲死檢討汪偉聞賊近都城累日不食妻耿氏曰苟事不則請從君死城陷為兩縲於梁間俛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皆縲耿曰止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縲正左右序而死

王家彥李邦華奮身自盡

疆詞註卷十一 下

圭

兵部侍郎王家彥守得勝門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折臂足撲掖入民舍自縲死左都李邦華聞難曰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無憾已矣勢不可為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邦華字懋明吉水人

王御史子之拭先後同心

御史王章巡阜城門賊緣堞上持刀問曰降否章叱曰不降賊以刀築其膝仆地死子之拭後亦死難於閩甚烈與章同

劉理順馬世奇全家盡節

中允劉理順題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酌酒自盡妻萬氏妾李氏及子孝廉並僕婢十八人闔門縲死賊至其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李將軍令護衛公何遽死也下拜而去時謂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論德馬世奇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奈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曰妾朱氏李氏盛服前曰主人盡節吾二人亦欲盡節

拜辭已入室並縊世奇笑曰若年少遂能死乎朝服
再拜自縊理順字復禮祀縣入世奇字君常號素
修無錫人

母和妻弟共子孟與金成

邢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
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母畢亟歸與其妻王氏曰吾
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遂自
縊章明亦死員外金鉉賊攻城急鉉跪母張氏前曰
兒受國恩義在必死今得僻地藏母幸速往母曰爾
鉉慟哭辭母出視事城陷鉉投御河死我必從棺斂
投井死妻王氏亦死其弟錄哭曰母死我必從棺斂
其母葬三日投井死郎中成德詣東華門陳難酒哭
奠梓宮前賊以刀脇之不為動歸寓跪母張氏前
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
德撲殺之然後自殺兆祥字允吉澤州入金鉉字
伯玉號在六大興

陳御史兩同盡罵賊趙超

御史陳良謨將自盡謂妾時氏曰汝幸有娠倘生男
可延陳氏服時氏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為賊辱不
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自縊良謨與之同盡御
史陳純德提督北直學政至易水試未畢聞賊警奔
還城陷自盡御史趙超巡視中城捕賊聞謀誅之城
陷獲誤誤盡目大罵賊怒殺於白帽衙
賓日鄭州人趙誤
字鎮所昆明人

周鳳翔吳甘來詩泣忠魂

右庶子周鳳翔赴哭梓宮勵絕歸寓遺書訣父復作
詩一首有碧血九泉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
向闕再拜自縊二妾從之俱死給事吳甘來城陷疾
趨皇城不得入返寓作書以後事託其兄泰來泰來
子家儀奔至相與慟哭甘來曰我不死無以見君汝
父死無以養親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冠帶北向
拜五南向拜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自
縊死鳳翔山陰人甘來字和受新昌人

偏寫詔宋觸階投河滕阮

中書宋天顯賊逼寫偽詔天顯擲筆大罵觸
階死又中書滕之所阮文貴皆投御河死

單詞註卷十一下

吉

鞏駙馬縛子女舉火全焚

駙馬都尉鞏永固從帝突圍不得出歸書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以繩縛子女五人於樂安公主柩前縱火焚室自刎

劉文炳申嘉口時投井

新樂侯劉文炳帝召文炳與駙馬率家丁欲於崇文門突圍出不得帝回宮文炳曰身為國戚當與國同難有女弟適李少寡召歸與弟左都督文耀驪子孫男女及妹十六人盡投大井中縱火焚燬第九子文耀俱投火死祖母瀛國夫人帝外祖母也年九十投井死太僕寺丞申佳口亦投井死佳口永年人

惠安伯宣城伯水火捐生

惠安伯張慶臻城陷盡散財物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燬死宣城伯衛時春聞變合家赴井死無一存者

湯布衣許秀士書身絕命

布衣湯之瓊見梓宮過慟哭觸石死長沙生員許琰聞變悲號欲絕遍體書崇禎聖上四字絕粒七日而死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圭

其餘人難盡紀明史留名

吏部員外許直副兵馬姚成郎中李逢甲主事王鐘彥經歷張應選儒士張世禧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衛經歷施溥飲藥死東宮侍衛周鏡都指揮王國典指揮李若珪錦衣指揮李若璉皆自縊死千戶高文采一家十七人皆自縊死歷毛維章太監王德化俱被殺王之俊旨縊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尊周陽武侯薛濂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皆死之其末殉節被賊拷掠如陳演魏藻德方貢貞邱瑜亦自盡自成禁諸軍不敢入殉節諸臣之家

十八子射天下白衣作祟

初牛金星薦卜者朱獻策善河洛數見自成獻圖讖云十八子來主神器自成悅拜軍師至是京城陷自成殫盡縹衣乘鳥駁羸同金星等五騎自西長安門入營弓仰天大笑承天門顧盼自得指門榜語諱

賊曰我一矢中其中中字必一統射之中天字下自成
愕然金星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成
笑入登皇極殿據鞦韆坐大學士魏藻德成國公朱純
臣率文武百官入賀陳演勸進不許賊每陞御座觀
目眩頭暈見白衣
人數丈長者前立

選朝官分三等發拷金銀

自成名見京朝官自金星以下六政府尚書宋企郊
等皆雜坐以次呼名自特推何瑞徵四人外自成選
七十三人金星選二十七人分爲三等奏聞放榜名
具六等降賊案既而俱不用其要者餘發權將軍
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國公陳演魏藻德下皆焚體
炙項夾脛箍腦無寧日於是諸官乃稍稍竄去計進
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閩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
一餘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
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
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

鑄錢墮皆不成謀馳歸陝

鑄永昌錢字不成文鑄金墮又不成鎔金餅每餅千
兩竅其中貫以鐵絙凡數萬餅括驟車千馳千謀載
歸陝嘗曰陝吾父母國形勝朕將建都
焉富貴歸故鄉十燕京豈易一西安哉

彈詞詳卷十一

去

吳三桂招不應師乞

皇清

初總兵吳三桂入援抵豐潤聞京城陷頓兵山海關

乞師

大清發鐵騎五萬以英王豫王分領入關自成挾三
桂父襄作書招之不應自成率精銳六萬挾太子二
王及襄向永平三桂擊賊於開門敗之紅花淀又敗
於關又敗於遷安斬僞將軍谷可成劉宗敏墮馬左
光先負劍走

自成還京師

璜接舊載有三桂已遣降在道
聞其妾陳滲爲賊得乃拒關

將敗奔忽僭位焚宮出走

自成戰敗將奔還京忽僭位於武英殿袞冕列仗受
朝賀癩肚鴻臚贊拜不成列命牛金星行郊天禮是
夜焚宮殿旦明出走居民升屋擲屋礮奮挺大呼殺
賊婦女擊銅盃澡器助之賊入馬相蹂踐死者數萬

殺李巖逃謀主獻策金星

初自成親信李巖巖有犬畧自成忌之及聞河南北
反正殺偽官巖請以兵徇金星徵言曰河南巖故鄉
其意叵測十八子豈巖耶自成乃殺巖至
是獻策金星皆道亡自成無與為謀矣

失輜重中流矢盜群瓦解

自成出齊化門西走吳兵輕騎追之賊馬驟皆重載
自蘆溝至固安百里內所棄財物婦女塞路賊眾皆
散去追至拒足賊選兵死關盡失其輜重追至真定
復拒戰三桂分關兵滿兵番休戰流矢中自成首拔
營走山西追兵及關而止

出龍駒棄秦晉入楚奔辰

自成至平陽分兵守山西復遣賊出潼關攻掠河南
三桂入山西自成走西安搜全陝兵悉銳逆戰六
兵衝堅而入斬賊將馬世耀劉宗敏等賊大潰順治
二年春二月自成棄西安出商州龍駒寨走武關入
襄陽宋企郊等皆道亡自成至武昌左良玉已南下
武昌虛無人與李過等居武昌五十日夏四月由金

牛保安走咸寧
蒲圻南奔辰州

黔陽還羅公山草頭衮冕

自成奔辰將合獻忠不得留屯黔陽乏食四出抄掠
會川湖總督何騰蛟屯兵辰州攻之自成還過通城
命其部眾先發自成二十騎殿後通城有九宮山一
名羅公山上有神廟自成單騎登山村民慮為劫盜
爭取所荷錘擊之自成格鬪積兩入馬陷泥淖中村
民揮鉏碎其顛翻騰聚於地血肉漫漶不知其何賊
也既斃剝甲裳見龍衣金印眇左目驚為自成截其
首從山前逃騎兵候久跡之已無首矣村民以其首
獻騰蛟騰蛟曰吾聞李錦亦眇一目得非錦耶驗之
左體傷於鏃曰是矣俎其頭祭烈皇帝飛書奏捷於
福建唐王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還赴結草為首以褒
鬼塋之羅公山下城一村而去諸賊遣馬知祥
一隻虎也更名繡衣高氏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招之封自成妻高氏忠義夫人賜繡名赤心

黃虎賊鹽亭界一矢銷魂

張獻忠黃面長身虎領人號黃虎獻忠最警川人既
殺民盡并欲屠川民之為兵者時賊將劉進忠所部

彈詞註卷十一

下

川兵多計欲執進忠而坑其眾進忠率一軍俱逃大
兵進漢中進忠迎降為鄉導南行遇獻忠於鹽亭界
上是日大霧前不見馬獻忠方曉行聞介馬聲彎弓
前至鳳凰坡進忠認之曰此獻賊也發一矢洞賊急
走既而矢叢於背大呼墜地賊將王尚禮尚負其屍
脚有遺腹輔孤而實無有
後安西附桂王入雲南

只落得闖獻名罪無差等

自成獻忠當時皆以闖賊獻賊名之谷應泰曰論者
以獻猶據蜀闖賊犯闖按法行誅薄乎賊等而不知
獻亂以求材賊紂於吳楚士馬斃於荆襄民命塗於
中野夫是以瓦解土崩一蹶而壞獻之與闖厥罪惟
均窮奇擣機豈
可差等乎哉

聚人屍供打亮殺盡生靈

獻忠強不及自成狡譎過之性嗜殺與自成比楚蜀
之間所至屠戮無遺每夜分念無可殺殺其妻左右
莫敢諍既而以不諍殺左右每雷電作詆謂眾曰有
天旨命勦絕諸人吾敢違天哉自成爲人不甚長高

寶鼎註卷十一

十一

顧深頰鵬目豸聲性懷酷鉗鑿錐鋸不離左右日斷
足剖心琢臆截脇爲戲下城踰一日殺十之三再日
殺十之七三日屠之殺人數萬聚屍爲燎名曰打亮
每城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微之如覆海然無一人脫
者其時郡縣邱墟白骨縱橫生靈荼毒幾無噍類

在事後論成敗懷亡明社

實流毒自熹廟休怨崇口

谷應泰曰周業衰於幽厲不在愚狐漢道替於桓靈
豈關蜀邵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
明無救於懷宗者以
熹廟之流毒長也

星入月星下移明知數定

崇禎十七年正月夜星入月中占云星入
月中國破君亡二月欽天監奏帝星下移

報明讐驅復鏡

聖主澄清

大清攝政王致書史可法內云闖則犯闕肆虐君親吳
三桂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爰整貔貅驅除
獠狖報爾君父之讐彰我朝廷
之德 可法字道隣祥符人

明一代十七朝幾人有道

遼開基好制度漢主唐君

太宗起仁宣孝成康文景

從此此外多半是寵任闖人

違家法滅禁碑觀兵預政

註見正統王振
盜禁碑句下

任錦衣東西廠怙寵淫刑

揚守陳曰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職任雄要其掌御
乘輿則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則司
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微巡京師禦非常察奸宄則執
金吾之職也其掌刑獄逮繫則又兼廷尉之職也任

彈詞註卷十一

未完

其職者往往往寵恃勢淫刑贖貨輒債事以賈禍又
王弇州錦衣志稱太祖十五年設錦衣衛指揮使一
人同知二人僉事三人鎮撫二人所統曰將軍力士
校尉太祖時時有誅殺或下鎮撫司襟治取詔行毋
經法曹燕王既即位擢紀綱為都指揮僉事治錦衣
親兵典治詔獄尋別置東廠中貴人重者始出領廠
事八十人入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出人惟簿間
錦衣理其贖而中貴人得持贖徑至上御所稍出衛
上成化中尊寵太監汪直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
東廠得糾察中外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傳及後世如
劉瑾魏忠賢等皆分領廠務用其私人為
錦衣羅織鍛鍊忠良橫遭荼毒馴至於亡

擅威福恣兇狠忠良僂辱

註見前汪直王振
劉瑾魏忠賢事下

到頭來遭若輩賣國開門

註見前曹
化淳句下

嘉隆萬兩三朝言官搏擊

重私交立門戶攪亂朝廷

註見前嘉靖隆慶萬歷鷹犬搏擊立門戶句下

直理學接程朱統承一脉

宣德中曹端為霍州學正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寔踐所著有四書詳說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等書晚年得太極之旨為川月交輝圖學者稱月川先生霍人稱白雲先生正德時大司馬彭辛菴澤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冠天順中授士吳與弼以李賢石亨薦造行人齋勅幣聘至京授為左諭德以疾辭不受賜勅褒嘉賚以銀幣叮嚀毋忘著述以繼前賢弼條陳十事表謝而去布衣陳貞晟務為聖賢踐履之學有功於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見然後學一言一動必合於禮嘗言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為學於身心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成化中廣東布政陳選布衣韋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其志以聖賢自期操履誠懇海內士大夫咸欽仰之廣東舉人陳憲章究心理學諸書卒未有得乃靜坐一室中以明心見性為務

彈詞註卷十一

全

嘗曰為學須在靜坐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遊太學為羅倫莊景所推重歸而四方從學者日眾以彭韶薦授檢討人稱白沙先生處士胡居仁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不違與有居業錄敬齋錄正德時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必著古人平生好學不倦安貧守已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學者宗之稱虛齋先生新建伯王守仁生平以講學自任其論學者有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人所謂良知也格物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耳又曰良知一也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者皆不可言而論又曰養德養身只是一事果能戒謹不睹恐懼生久視之說於其中矣嘉靖中南京禮部尚書章懋潛心理學於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四方學者多從之登任籍五十年立朝無四十日有難進易退之節天下高之稱楓山先生有楓山語錄間然子集曹端字正夫

或云禪或請祀訾議紛紜

滬池人與弼號康齋撫州人真晟字剝夫漳州人陳選號克菴臨海人謙恭愍憲章字公甫新會人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蔡懋字德懋號楓山謚文懋蘭谿人孔暘江浦人章懋字德懋號楓山謚文懋蘭谿人

王守仁討平八寨以病歸卒於南安世宗以守仁未命廷臣集勛挂等謂守仁欲立異以為名則非朱熹格致之論知衆論之不與則著晚年論定之書號名生徒互相唱和門人爲之辨謗至謂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幾無忌憚但其功足錄免奪伯爵申禁邪說以正人心陳獻章之學專於主靜免奪伯爵申禁邪說少如章楓山胡敬齋羅整菴皆嘗其爲禪尹蹇齋曰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爲最胡敬齋居仁羅一峰倫章楓山懋亞之陳白沙獻章只味禪會莊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於道學識敬齋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於道學又曰揚方震所稱理學前有曹月川端俊有何椒邱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陳建曰方震理學錄載康齋不及月川豈薄其爲教官耶萬歷

彈詞註卷十一

全

十二年御史詹事講請以守仁獻章從祀學宮下廷臣襍議科道請以吳與弼章懋鄒守謙胡居仁王艮陳真晟蔡清羅倫黃仲昭曹端呂柟羅欽順併議於是議祀者紛紛而王用汲詆守仁爲邪說李楨詆守仁爲亂儒石星謂守仁獻章不當立門戶講學邱橐謂守仁爲禪時大臣有素不喜王氏論定乃折衷其說止請允祀居仁餘請姑已之侯論定大學孟子時行上言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知本於孟子謂禪家宗旨者必外倫理遺世務而後可守仁文章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或謂氣節如守仁文章如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或謂從王則廢朱不知道固互相發明且朱陸並祀矣朱學不闕以陸廢今獨以王廢乎請祀二臣而併及居仁神宗曰皇祖世宗嘗稱守仁有用道學其與獻章居仁俱從祀孔廟尹直瑣綴錄載吳與弼受聘至京迂陋可鄙旣歸張肆無故態他日以弟不檢白褫冠迂陋可鄙旣歸張元名爲名教之罪人紀畧曰近日揚少宰時喬云弼自辭官論歸絕口不言官爵以庶人服力田終身時撫守張瓚與之不合欲壞其節嫉他人代其弟訟之遣人持牒往捫弼以庶人服往張守加之侮慢弼無

誣云元楨始輕信其事後乃釋然遂為千古不洗之
羅倫字彝正號一峰諡文毅永豐人羅欽順
字允升號整菴諡文莊泰和人呂柟字仲木諡文簡
高陵人即實字國賢無錫人諡文莊學者稱二泉先
生陸九淵字子靜居象山號象山先生諡文安元楨字廷祥

最難受舉朝臣每遭廷辱

歷朝廷杖言臣習以為常
甚有杖斥二三百人者

更可憐殺不怕多少忠魂

建文死亂之臣愈殺愈烈
嘉靖天啟之臣愈殺愈諫

計前後五元功並無一利

太祖開國元功文臣韓國公李善長以嫌賜
死成祖靖難元功洪國公邱福臚胸敗沒削爵全家
謫海南景帝禦虜元功兵尚于謙讓饒天順復碎元
功忠國公石亨下獄論斬大學士徐有貞下獄流金
齒世宗入繼定策元功大學士楊廷和以
議禮奪官子銅滇海五元功皆不利焉

彈詞註卷十一

全

是和非長共短節略評論

休道是絮叨叨繁言寡要

都只為關鍵處開卷須明

胡維元 曰開國靖難上木復辟繼統乾坤
之晦明不一態中有大禮大獄大役大兵尤我明關
鍵處至如開統定鼎之英雄浴日補天之豪傑與爭
儲爭禮死難死忠之節烈一開卷而指諸掌上乃真
羽紀而核畧而要也

拍幾掌讚幾聲河清海晏

恨一回罵一陣賊子奸人

繼光祿續成書少資清聽

有許多翻覆局詳奉知音

二百餘明世界狐塵兔跡

感皇天生感世代昇平

耕田鑿井思堯舜

去暴除殘望武湯

勢開朝堂似錦亂離世界如麻戰場骨骨捲塵沙闕獻
千年唾罵二百餘年興廢一朝過眼風花堪啼堪笑
又堪嗟不比戲場諠話 西江月

從此太平億萬禎

風調雨順樂無疆

明史彈詞註卷之下終

彈詞註卷二下

全

